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俄 國 史

(二)

佛 那 次 基 著  
周 新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俄國史

(二)

佛那次基著

周新譯



軍事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666

類

號

著名界此譯漢

083.17

546



## 第六章 十八世紀時之俄羅斯帝國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王朝在俄羅斯歷史中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俄羅斯成爲一個倣效歐洲式的典型國家。行政和司法，軍隊，和社會階級都依着西方的系統重新組織了。實業和商業有很快的發展，同時在技術訓練及科學方面也有極大的進步。

俄羅斯人民在十八和十九世紀中，他們的擴張已達到地理上自然的限制：在西面抵波羅的海和黑海，東面抵太平洋，南面抵帕米爾高原 (Pamir Plateau)。除了西南地方——加里西亞，蒲哥維那，和烏克蘭俄羅斯——的居民之外，所有各支的俄羅斯人民都在這幾世紀裏聯合成爲一個單一的國家。



但是在俄羅斯歷史中這個帝國時期的大勝利接着便有強烈的內部紊亂，主要的危機是民族心理的發展。俄羅斯的歐化，帶進了新的政治、宗教和社會的觀念，在牠們沒有傳到民衆之前，已爲社會上的統治的和上流階級所吸取。因此在社會的頂底之間，『智識階級』和『平民』之間，就現出了一個罅隙。舊俄羅斯主要的心理上的基礎——以正統教教會爲根基——在十七世紀中動搖了，從十八世紀之初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就很快的失去它的權威（註一）。政治及社會問題，伴着宗教問題，也帶有劇烈的性質。一六八二年後，平民會議——這是明定人民的政治權力的——的中止，和一七〇八年地方自治的取消產生了政治的危機。

經過彼得的改革之後，政府很銳敏地感到牠和人民的接觸是太缺乏了。牠不久認清大部分人並不同情於歐化的計劃（註二）。要實現牠的改革，政府後來不得不像彼得一樣，殘酷地幹去。於是專制的觀念就成爲習慣的和傳統的了。同時，西方的政治思想影響了俄羅斯社會中歐化派，這派吸收了政治進化的觀念，於是很快的準備進而反對專制政治。於是，彼得的改革，激動了政治的潛力，使後來的政府沒有能力約束住牠。

這種政治上的危機更因社會的不寧而愈臻複雜。各階級間的壁壘隨時間而日益尖銳最後就達到了一個階段，祇有專制的政府纔能做社會中各階級間的調和者。

## 二

彼得大帝的性格，經過了一六九五——九六年的阿速夫之戰（註三）後，達到充分的發展，他的主要的特色，是具有偉大的體力和毅力，以及智力的活動和決斷。他對於遺傳慣例和權威，完全無尊敬之心；他的心常是在探求知識，正如他的手常在找尋工作一樣。他不能一刻沒有活動。他不滿足於理論的學問，他要每一件事情都親自做嘗試。所以當他建造俄羅斯的新艦隊時，他在船塢裏做木匠，當他要學醫的時候，他就自己拔去他的牙齒。雖然如此，他卻具有專橫的天性，不能容忍一些抗逆。他要每個人都服從他，對於他的意志不能有絲毫懷疑，並且他是很殘酷的。

他所最關切到的是俄羅斯國家的福利——而不是俄羅斯人民的福利。在波耳多瓦（Poltva）戰爭前，他有一個命令就表現這種原則：『如果俄羅斯還存在着，不要想到彼得。』他對於自

己和旁人都作強制的要求，不息的追求他所認爲的國家的利益。他既推崇歐洲的科學和工藝，他就希望所有他的下屬也都如此。他的行動是隨感情而衝動的。他作成了許多大事業：他創造了一隊第一等的軍隊，及莫斯科從來所未有的最完善的國家裁判所。他也注意到瑣碎的事情，他要所有的臣民穿着歐洲的服裝，剃去他們的鬍鬚（註四）。他親自監督着他的命令的實行，事情不論大小，如果他們不能實踐，他就採用極嚴厲的刑罰。

在實施他的改革時，彼得完全疏忽了他國民的心理。因此，欽仰他的人以及他的仇敵都認他爲是一個不懂得俄羅斯精神的人。但在他雖然反對俄羅斯的風俗和習慣，他自身確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人。

## 三

阿速夫的奪得是新『常備軍』的第一次的試驗。彼得認清俄羅斯是能和土耳其作戰，並能在黑海岸上駐足的。他想和土耳其作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因此他就認爲和歐洲國家結爲同盟是



根本的要圖。於是引起了彼得的一個觀念：特派俄羅斯使團遊歷歐洲各主要的朝廷。大使於一六九七年春離了莫斯科。一行人員中，彼得也混雜在內，他是用彼得米吉洛夫（Peter Michalov）的化名而旅行的。他們所取的路徑是：首先到里加——當時是瑞典的一個城邑——隨後到庫爾蘭（Courland），是勃蘭登堡選帝侯區（Electorate of Brandenburg）——普魯士，荷蘭（Holland），英吉利，然後回轉經過荷蘭到維也納。從維也納，彼得本預備接着到威尼斯，但因突然從莫斯科傳到了消息，說衛戍兵又反叛了，（註五）彼得急忙於一六九八年夏回轉他的京城。

這次的使團並沒有完全完成俄羅斯外交上所定的計劃，即造成全歐同盟對抗土耳其的計劃，因為時機剛巧不很有利。歐洲正遇着哈布斯堡（Hapsburgs）和波旁（Bourbons）的戰爭。與對抗土耳其戰爭有直接關係的唯一國家是威尼斯，但恰恰就是這一個國家彼得卻沒有去拜訪。一八九七——九八年的使團雖然沒有達到牠的目的，但卻有極大的後果。許多有才能的俄羅斯人都直接和歐洲接觸了，尤其的是影響了彼得大帝。他得到了滿足他學習歐洲技術的渴望之機會。在荷蘭和英吉利。他抽空研究造船——在荷蘭，他在船廠裏做過木匠。他們使俄羅斯文化上的

歐洲化，有了堅確的進步。

這次的使團也有外交上的效果。彼得的注意力此後就從土耳其轉向於別的事情了。他注意到許多波羅的國家，其中如勃蘭登堡（普魯士）、波蘭和丹麥，他們正想和統治了波羅的海岸大部分的瑞典作戰。彼得就決定要利用這情勢，參加這次的戰爭。所以結果彼得抱着和土耳其作戰的意思而到歐洲去的，卻抱着和瑞典作戰的意思歸來。

彼得在一六九八年八月回轉莫斯科時，衛戍兵的變亂事已經平了，他首先調查變亂的原因。隨後他就準備和瑞典交戰。他和波蘭王奧古斯都第二（Augustus II），丹麥王克利斯丁（Christian）訂了一個約，但他更不願在和土耳其沒有構和之前就開始新的戰爭。一七〇〇年夏，一個俄羅斯的一個全權大臣和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地方結了和約，阿速夫歸併於俄羅斯。在得到和土耳其構和成功的消息之後，彼得即立刻移動一枝軍隊到芬蘭灣的瑞典的那爾瓦（Narva）城（註六）。

這次的戰爭，最初對於彼得和他的同盟國極爲不利。瑞典的年青的王，查利十二（Charles

XII)一戰便擊敗了丹麥，遂即轉向對付俄羅斯。俄羅斯軍隊也在那爾瓦地方戰敗了。查利以爲對於俄羅斯方面的事情已經結束，就轉向奧古斯都，這就使他離開俄羅斯，用彼得話說，「他將「黏着」在波蘭。」這種情形正是彼得的救助。那爾瓦之敗並不會打破他的軍事上的野心，反給予他一個強力的刺激。於是開始了彼得狂熱的活動，依新系統組織俄羅斯軍隊。他急派援軍到波蘭和立陶宛救助奧古斯都，但他的主要的注意是在波羅的海岸。

在一七〇一至一七〇四年間，彼得征服了因吉里亞。一七〇三年五月，他建築聖彼得堡的新城。這城在芬蘭灣卑濕地的建築工程，軍隊的強制徵兵，以及軍隊糧食的供給和運輸——一切都使人民受着極大的犧牲。彼得不斷的需要更多的錢和人。人民的不滿就表現在接連不斷的革命中。一七〇五年在阿斯達拉干地方發生一次叛亂，反對「地主貴族和日耳曼人」（註七）。同時在巴士克人（Bashkirs）之中又發生了另一起叛變，直至一七〇九年方纔平定。一七〇七年，當彼得派遣軍隊到頓河去捉回漏網的強盜，和逃亡的奴隸時，頓河的哥薩克人就起來反叛。貧窮的哥薩克人由布拉維（Bulavin）率領着戰勝了有家的哥薩克人，這次反叛的聲勢成爲十分擴大。使彼

得不得不把大隊軍馬調到頓河。一七〇八年，布拉維在日耳克斯喀（Cherkassk）地方被捕，在那裏自殺了。他的黨羽逃到庫班（Kuban）。這些叛亂都經了許多困難方纔平定。有一次似乎整個東南部俄羅斯都在變亂中，這次的事態，全虧阿斯達拉干卡爾馬克的解救，他們的汗皇遣了二萬餘大軍幫助恢復秩序。

同時又發生外患，一七〇七年查利把奧古斯都趕出波蘭，追逐他到薩克森（Saxony）的邊界，強迫他定了單獨的一個和約，波蘭在查利的壓迫之下，選出一個新王萊辛斯基（Stanislaw Leszczyński），他受查利所扶持。一七〇七年末，瑞典人轉向而攻俄羅斯，一七〇八年初，查利取得格羅德諾（Grodno），俄羅斯軍隊這次的大敗，差不多是全軍覆沒。查利從格羅德諾襲擊摩基勒夫（Mogilev）。彼得料到查利會向斯摩稜斯克和莫斯科進攻的，就在莫斯科急急設防。但查利突然向南到了烏克蘭。並不待從拉脫維亞來的帶有大宗軍需和糧食的援軍，依賴着馬徐泊首長（Hetman Mazepa）的叛變內應（註八）。查利很聰敏地策劃着，用一個反對俄羅斯政府的有組織的政治叛亂，輔助他對於俄羅斯的軍事上的襲擊（註九）。但查利太看重馬徐泊的兵力了，實際

上他所聯合的哥薩克的兵力是極微弱的。不在摩基勒夫等待，已經是查利的大失策。一七〇八年九月，彼得在里斯乃雅 (Тосна́я) 附近戰敗了援軍，擄獲了瑞典的全部的軍需。

一七〇九年戰事達到了最高點。彼得認爲必須先把波爾多瓦救出了查利和馬徐泊的困圍，因爲這個城是到窩羅尼斯途程中的鎖鑰，而窩羅尼斯是彼得南部軍隊的大本營，設有許多極大的積穀倉。波爾多瓦之戰的最後決定，主要是由於彼得的砲兵占優勢，瑞典軍隊完全失敗了。幾天之後，殘餘的軍隊在他們橫過聶伯河時又給孟錫哥夫 (Меншиков) 襲擊而降服了，祇有查利和馬徐泊帶着一小隊的隨從橫度聶伯河逃到土耳其。波爾多瓦的勝利有很重大的結果。萊辛斯基不得不離開波蘭，奧古斯都就恢復了他的王位，對瑞典宣戰。

查利並不急忙從土耳其回轉瑞典，卻想趁他在那裏的時候，激引土耳其對俄羅斯開戰。他的企圖成功了，一七一〇年將盡的時候，土耳其正式對俄宣戰。彼得決定採取攻勢。他想聯一個對抗土耳其的歐洲同盟，證明是不可能了，便轉向他的前輩邁克洛維區的計畫，利用了土耳其皇帝的正統教臣民——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的對俄的同情。他得到摩達維亞和瓦拉幾亞

(Wallachia) 王的允許幫助，帶了不滿四萬人的一小軍隊移向多瑙河。諸王所允許他的糧食並沒有到，他的軍隊立刻遭到絕糧的痛苦。到了普魯斯河 (Pruth) 時，彼得知道自己給土耳其的二十萬大軍包圍住了。土耳其的宰相承認與他議和，把他先前費了許多異常的奮力所得到的阿速夫讓給土耳其，他認為這還是他的造化。

彼得的土耳其之戰喪失了他在波爾多瓦勝利中所得到的軍威，並且延長了對瑞典的戰爭。但是彼得用很大的精力繼續着。一七一四年，俄羅斯艦隊在甘古 (Gangut) 完全戰勝了瑞典艦隊，彼得更奪得阿蘭羣島 (Åland Islands)，從那裏他就可以脅迫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這是戰爭的轉機。一七一七——一八年之間彼得和查利開始進行和議的談判(註一〇)。

這和議因為查利的死而決裂了，於是戰爭又繼續了三年。最後瑞典不得不結和了。一七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的尼斯坦 (Nystatdt) 條約把因吉里亞，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讓給俄羅斯，聖彼得堡——這在彼得說是『歐洲的一扇窗戶』——是正式的鞏固了。俄羅斯獲得了到波羅的海岸的便道，數世紀的爭鬪，最後似乎給予俄羅斯一個優越的地位(註一一)。

上議院推尊彼得『國父，和大帝』(Peter Patriae, Imperator, Maximus)的尊號。拜占庭的所謂 Tsar 就一變而爲拉丁的 Emperor 了。彼得急於要安定俄羅斯在波羅的海岸的地位，就陸續締結對外的婚姻，把他的一個姪女嫁給庫爾蘭的公爵，另一個姪女喀薩林(Catherine)嫁給梅喀稜堡(Mecklenburg)的公爵，並且把他的女兒安妮(Anne)與好斯敦(Holstein)的公爵結婚(註一二)。

#### 四

彼得的不息的戰爭政策所惹起的緊張狀態，引起了恆久的紊亂，最初在莫斯科有一六九八年的衛戍軍的起事，以後又有布拉維，馬徐泊以及其他諸人在各省所引起的叛變。所有這些叛逆都被彼得鎮平了，這當歸功於軍隊和國家的新組織。彼得把歐洲的新技術和莫斯科軍隊的舊組織聯合起來。他的訓練軍隊的祕奧，是特別著重他的完全由貴族組成的警衛團。

政府的機關，也遵照歐洲國家的原則而改良了。一七〇八年，俄羅斯分爲許多政治區域。在一

七一一年把上議院處於行政組織之首，後來，因為要指導着中央政府的各別的職權，就組成了內閣(Collegia)(註一三)。

一七一六年頒布了陸軍法，牠們是根據瑞典和日耳曼的模型的。軍事法的嚴酷的規律更應用到一般的刑事犯和民事犯。在這些改革之前，京城的從莫斯科遷到了聖彼得堡就是這新政策的方向的象徵。彼得所創造的『整頓了的』國家以各個人和各階級對於國家利益之嚴格的服務為基礎。他認他自己是牠的第一個僕人。貴族須無限的服務軍役，商人和製造者階級須予以經濟上的援助，農人供給一切軍需，及其他與軍隊有關連的服務，並供給工人和馬匹以建造新的城邑和工廠。捐稅就依賴着他們。彼得認為私人所有和政府所有的佃奴一概都是國家的產業。那些屬於地主階級的佃奴祇要納很少的國家稅，因為他們已付了一部分給他們的主人，所以這就可算服務於政府了。

對國家服務的負擔之加重，引起人民極大的不滿，這種反動對於彼得或許比之發生叛亂還更危險。最低階級和最高階級都沸騰着怨憤。莫斯科貴族的高等社會也特別感到不安，因為彼得



並不尊重輩分，其用人祇看各個人的才能（註一四）。彼得的這種態度，以後分列在一七二二年所頒布的品級表內。最低的品級是一個贈封在襲的貴族的副官。有勳勞的貴族（*dvorianstvo*）代替了門閥的貴族，這樣一來世襲的貴族自然不滿彼得的改革了。

教會也發出了怨望，因為牠的地位也被彼得降低了。他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他的信仰，卻不是俄羅斯習傳的信仰。他受到耶穌新教的極大的影響，他相信俄羅斯的教會應該依據歐洲的新模範而改組。並且新教是幫助着使教會服從皇帝的。

在新教的影響之下，彼得得到一個結論，認教會的獨立是有害的，故教會應該屬於普通政權之下。一七〇〇年亞得利亞教長（*Patriarch Adrian*）死後，彼得便不准推選新教長。教長座虛懸着，祇指定了一個監守人。

當他在位的後半期，他提出了一個教士的委員團治理俄羅斯的教會。這個團體以後改稱爲聖神的教士議會（*Holy Synod*），但牠的性質並沒有變更。這樣，教會治理的最高機關，就成爲一個附屬於皇帝的局部的職位了。教士的人數是有限制的，他更通過了許多法律反對出家（註一五）。

這就說明了教會對於彼得的反對。

雖然如此，教會，貴族和農民的反對都沒有精密的組織，不足以造成對彼得的變叛。但牠有一個很接近於皇帝的領袖。這人就是彼得的元配的儿子亞歷西斯皇子 (Tsarivich Alexis) (註一六)。彼得不久離開了他的妻，開始和一個拉脫維亞的囚犯斯加朗司加耶 (Skavt'skaya) 實行同居，後來正式結婚，改名爲喀薩林亞歷克西夫那 (Catherine Alexeievna) (註一七)。政治上的競爭就引起了一齣家庭的悲劇。亞歷西斯在和他父親發生了一次爭論之後，就逃到國外，彼得因爲害怕有些外國列強會利用亞歷西斯做搗擾俄羅斯內部的工具，於是就派了官員把亞歷西斯騙回俄羅斯。一七一八年亞歷西斯在俄羅斯被逮捕了，審訊之後，定了死罪 (註一八)。他的許多黨徒也都受拷問而處了死刑。此後反對派就消滅了，甚至在一七二五年彼得死後，也沒有即刻復蘇。

## 五

因爲警衛團的主張，寡婦喀薩林被指定爲彼得的承繼者，但實在的主權卻是由彼得的新貴

族領袖所組成的最高機密諮議會(Supreme Secret Council)所掌握。這個會裏祇有一位委員高列雋親王(Prince D. M. Golitsyn)是屬於舊貴族的。這個最高機密諮議會繼續掌理政府的事務，甚至在一七二七年喀薩林死了之後，但不久政治情形發生了變更。新皇帝彼得第二(Петр II)——亞歷西斯的兒子——纔祇十二歲，他的加冕引起了一次反動。以前彼得改革的反對派擡起頭，教會和地主貴族的黨派又出現在政治的舞臺之上。皇朝的廷臣會議移到了莫斯科，雖然聖彼得堡還仍是首都。最高機密諮議會由復古派的陰謀把牠的舊委員一個個的趕出，代以新人，於是會裏的委員就完全變為舊派貴族了。不久，除了奧斯都門(Osterman)(註一九)，諮議會裏的所有的委員都是高列雋族或多爾哥魯基族(Dolgoprucky)的人。一七三〇年小皇帝在行登位禮之前發疹痘死了，最高機密諮議會就攝行政事。牠決定了把皇位傳給彼得大帝的一個波羅的地方姪女，庫爾蘭的安尼。

在皇權尙未移交之前，安尼就被邀簽署了特種的『條件』。照這些條件，國家的實權就從女皇交給最高機密諮議會。俄羅斯帝國這樣就成為寡頭政體了。這個有利於諮議會的『條件』的

消息引起了警衛團軍官——他們曾在莫斯科聚集了許多人參加彼得第二的加冕禮——的憤激。這城市就成爲非常政治活動的舞臺（註二〇）；召集開會；並計劃成立一個貴族院以協助最高機密諮議會。不久就變得很顯明了，大部的警衛團軍官都反對這諮議會裏的寡頭政體的特權。他們很注意到軍隊服務的限制問題（註二一），希望結束貴族的在警衛團裏當普通兵士的義務。他們同時希望取消貴族世襲產業的限制（註二二）。這位新女皇知道怎樣利用軍官們的不滿，允許他們公民和經濟的特權，於是先前所簽的『條件』就破壞了，最高機密諮議會取消了，專制的君主權重又得了勝利。

## 六

女皇安妮在位時，日耳曼波羅的黨在俄羅斯朝廷中很占勢力，女皇現在所寵幸的是庫爾蘭的公爵柏侖（J. E. Biren），奧斯都門，慕尼黑元帥（Field Marshal Münnich）。女皇安妮死後，在伊凡第六（Ivan XI）——她姊姊梅喀稜堡伯爵夫人喀薩林（Catherine, Duchess of Me-

cklenburgs)的孫兒——的短促的朝代，日耳曼統治派的人員開始互相攻訐(註二二二)。這種情形使演成一次政變成爲可能。警衛團裏某一聯隊的長官邀請彼得的女兒依利薩伯就王位，年青的皇帝，伊凡第六就在一七四二年一月五日逮捕了。

扶持伊利薩伯這派的領袖人物——服洛左夫(Vorontzovs)，修伐洛夫(Shuvalovs)丘尼西夫(Chernyshevs)及其他——都屬於俄羅斯貴族。『俄羅斯』派的制服『日耳曼』派並沒有攜回彼得時代以前所流行的民族的理想，朝廷中的日耳曼文化影響僅改換了法蘭西的文化影響(註二四)。

在安尼和依利薩伯朝代裏，俄羅斯並沒有任何確定的外交問題，也沒有成功什麼關於歐洲的永久的結果。奧地利，和後來的法蘭西對於俄羅斯所施的壓迫政策，一部分就決定了俄羅斯的活動。在安尼朝代，俄羅斯干涉波蘭的事務，反對法蘭西人爲波蘭王位的候選人，這次的鬭爭並沒有影響到俄羅斯的利益。與土耳其之戰爭，雖然慕尼克將軍(General Münnich)得了勝利，也沒有什麼結果(註二五)。

在依利薩伯朝代，俄羅斯參加奧地利和法蘭西對抗普魯士的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這次的戰爭與俄羅斯是很有利的。一七五九年，薩爾的哥夫將軍（Count P. S. Saltykov, General）統率俄羅斯軍隊，聯合着奧地利人在庫涅斯多夫（Kunersdorf）把腓特烈大王（Friederick the Great）大大的戰敗了，佔領了東部普魯士。俄羅斯軍隊更佔領了柏林（Berlin），但一七六二年依利薩伯的逝世，終止了俄羅斯的獲得。依利薩伯的承繼者是好斯敦地方的一個姪兒，彼得第三（Peter III），他是腓特烈的一個熱慕者，於是立刻單獨和他訂結了一個和約。彼得第三更想進一步派遣一枝軍隊去援助普魯士，反攻俄羅斯最近的同盟國——奧地利和法蘭西。這次的熱心，終於引起了軍官們的暴動，俄羅斯的王位就在一七六二年讓給彼得的妻喀薩林（Catherine）（註一六）。

從一七二五年至一七六二年，即自彼得大帝之死至喀薩林第二的加冕，大約四十年的時期，俄羅斯對於歐洲的外交政策並沒有什麼重大的事發生。內部的變化也沒有什麼結果，但是在俄羅斯的東方的政策中，卻有很大的重要性。恰恰就在這個時期裏，爲俄羅斯在東方擴張的新時期

安排了一個穩固的基礎。新的東方政策的主要方略還是彼得大帝所安排的。他在遠東和近東都安設了指路標。他想親近中國，在一七二〇至二二二年間，他派遣大使到北京，他也和日本發生關係（註二七）。彼得死後俄羅斯就和中國訂結了一個永久的條約（註二八）。俄羅斯人和中國人的通商是限制在西伯利亞和蒙古邊界上的恰克圖賣買城（Kyakhta-Maimachin）；俄羅斯得到了一個在北京駐留宗教特派員的永久權，最初這也就是一個外交上的特派員。

彼得更組織了一個白令遠征隊（Behring's Expedition），它的目的在探明亞洲和美洲是否連接（註二九）。在一七二四至三〇年間的第一次白令遠征並沒有得到什麼實際的結果，但在一七三二年，航行者非多洛夫（F. Fedorov）和測地家格伏士提夫（M. S. Gvozdev）在阿拉斯加（Alaska）地方偶然發見了美洲大陸。在後十年——自一七三三至一七四三年中，俄羅斯政府組織了所謂『大北遠征隊』（Great Northern Expedition），這是有極大的科學上的重要。並且是科學史中的一件驚人的事業。一七四一年，白令艦長（Captain V. Behring）達到北緯五十八度二十八分亞美洲的海岸上。另一隻船的艦長奇利古夫（A. I. Chirikov）也達到美洲北緯

五十六度的地方，但卻沒有能登岸。從阿拉斯加附近的島上，奇利古夫的水手取去了許多珍貴的毛皮，這就激動了西伯利亞商人的進取性。最初的『商人的航海』於一七四三年着手，以後又有其他許多人接着前往。

中東的引動彼得的注意並不亞於遠東。他在這一區域的政策之目標是要和印度成立直接的通商關係。這是不容易成功的。彼得的最初計劃是想征服中亞細亞的汗國——基華 (Khiva) 和不花刺。這計劃是失敗了。派到基華去的一枝俄羅斯軍隊在一七一七年受了誘陷而被殲滅了。(註三〇)。但這次的失敗並沒有打斷彼得的希望，一七二一年，他又派了一個使者到基華和不花刺。彼得所採取的政策惹起波斯的恐懼，於是引起一七二二年的戰爭。波斯在他認為是到印度去的途中的一個階段。和他同時的一個人表示他的政策說：『皇上的希望並不祇限於波斯；如果在波斯很順利，他仍活下去的話，他當然還想達到印度或甚至達到中國。這是我聽到皇上親自說的。』

俄羅斯軍隊從阿斯達拉干沿着裏海西岸向南移動，佔領了德爾朋 (Derbent) 和巴庫 (Ba-



1723年的和約，俄羅斯從波斯得到了裏海濱的西岸和南岸的一切地方（註三一）。波斯之戰後，彼得就想闢二條到印度去的海道。一七二三年十二月，從勒佛爾（Revel）地方，派出兩隻巡洋艦。水師副提督奉到二項訓令，一是命令他去佔領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另一項是航到東印度（East Indies）和孟加拉（Bengal）。這兩隻巡洋艦是喬裝着商船祕密地航行。但是這次的遠征並沒有成功，因為這些巡洋艦不適宜於這樣長途的航行，有一隻船纔航到開闊的海面就裂了一個漏洞。

彼得死時，俄羅斯帝國在中東的邊境上造成了一個角形，從阿爾泰山脈下行額爾齊斯河（Irtysh River）至鄂木斯克（Omak），而從鄂木斯克至雅克河上游，由此沿雅克河至裏海。中東的草原恰恰就在俄羅斯的邊境上。雅克河是一個孱弱的屏障，不馴的草原帶人民並不顧到是俄羅斯帝國的領土自由地出入。

這時俄羅斯的政策注意到三個主要的人種。巴士克人，喀爾木克人，吉利吉思（Kirghiz）人。游行在伏爾加河和阿爾泰山及天山之間的一個極大的地面（註三二）。吉利吉思的游牧人分爲三

部落——最老的，中等的，以及最幼稚的。因為受到喀爾木克人的壓迫，他們就不得不向俄羅斯人求助。

吉列洛夫(Ivan Kirilov)——十八世紀時俄羅斯政治家中的一個非常人物——就利用這個局勢。認為吉利吉思人是達到所有亞洲國家的關鍵，便主張在烏拉爾南部的窩瓦河(Or)口建築一個城邑。他的計劃是要把俄羅斯的統治擴展至鹹海(Aral Sea)之東，他夢想着『盜取不花刺和撒馬爾罕(Samar kand)的地方』——這就是說要占領土耳其斯坦。

女皇安妮批准了吉列洛夫的政策，於是任命他為窩瓦河遠征軍的領袖。他在一七三六年首先鎮平了反對俄羅斯威權擴張到烏拉南部的巴士克人的叛亂，而在窩瓦和雅克二河交界處打了一個新城邑的基礎，這城的名字稱為奧倫堡(Orenburg)以後改稱為鄂爾斯克(Otsk)。

吉列洛夫死於一七三七年春，但他的計畫並不因此而放棄，一七四二年，一個新的執政者

——他也是彼得的一個信徒——把這個城邑移到薩麻拉附近的另一個地位，並從奧倫堡到薩麻拉至於裏海的一帶都建築了堅固的堡壘以保巴士克，喀爾木克，以及吉利吉思人的統一。一七

五四至五五年，因為俄羅斯政府對於回教徒的壓迫手段，在巴士克人又發生一次的叛亂，由巴的謝（Batyrska）領導着，他也想引起吉利吉思的反叛，但是沒有成功。吉列洛夫的繼位者尼不留夫（I. I. Neplyuev）得到巴士克地方人民的輔助，做了那地方的佔領者，但他雖然仍繼承着他的先輩的意見，卻沒有能把俄羅斯的權勢進展到鹹海。

## 七

當凱撒林第二朝代，——一七六二年至一七九六年——在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中發生了些新的問題，俄羅斯外交上的注意從遠東和中東轉向於近東和西方。遠東就交給了個別商人，由他們自己去開展。十八世紀下半，他們在美洲，阿拉斯加，以及鄰近的海島裏建立了俄羅斯的殖民地。商人歇利柯夫（Gregory Shelikhov）——綽號叫做『俄羅斯的哥倫布』——顯出了他的特殊精力。他在二十八歲時徙居到西伯利亞；一七七七年，他僱了他的第一隻船到千島列島（Курильскіе Острова），於是更航行至阿留西安羣島（Aleutian Islands）。一七八四年，歇利柯夫和哥列可夫

兄弟(Brothers Golikov)組成了一個貿易公司，佔領了阿拉斯加附近的卡打克(Kadlak)島。從這個中心，歇利柯夫在這大陸上很快的激增了他的產業，他的主要的活動是向土人購買珍貴的水獺及海狸皮。

在中東方面，喀薩林第二政府的目的，是正式的贊助回教的信仰。以維持土耳其人民間的和平(註三三)。一七八五年，喀薩林頒布了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憲章。俄羅斯政府立即專心於吉利吉思人的教育，出版吉利吉思文和俄羅斯文合璧的教科書。喀山的穆拉(Mullahs)——穆拉在回教中博學的教師或解釋回教教旨的人——被委任為土人的教員。因為在俄羅斯和吉利吉思人間還沒有曾經受過訓練的候選人物，這些手段引起對回教和中世紀時吉利吉思人的回教學問的人力的鼓勵。

## 八

在西方，喀薩林的外交政策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時期。第一期，在一七八〇年前，其特徵為俄羅

斯，英吉利，普魯士和瑞典之間的所謂『北方同盟』的成立。第二期的特質是俄羅斯和奧地利之間的諒解（註三四）。她的這兩個外交上的時期的轉變點就是一七八〇年的『武裝中立的法令』。這法令的頒布與美洲獨立戰爭相關，有利於革命的殖民地之反抗英吉利母國（註三五）。

波蘭和土耳其的問題，決定了喀薩林的歐洲政策。她的第一個問題，是要決定西部俄羅斯土地的命運，這些土地在十八世紀初葉時大部分都是波蘭所有的。第二個問題是把俄羅斯的領土擴張至黑海之濱，黑海便成爲俄羅斯國家的自然的疆界。

波蘭問題最初起於對波蘭和立陶宛正統教人民的權利一事（註三六）。這時普魯士王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II）正在保護波蘭的新教徒的權利，俄羅斯的外交，因此就和普魯士成立了一個協定。同時波蘭的人民議會駁斥了『異教徒』的權利的請願（註三七）。這就引起了波蘭貴族的各黨派間的爭端，並且接着引起一次列強的干涉和波蘭的一次瓜分。普魯士得到了大部分爲波蘭人所居的波蘭的西部，奧地利得到了波蘭人和俄羅斯人共同居住的加里西亞，俄羅斯取得了全由俄羅斯人所居的波羅慈克（Vitebsk）和摩基勒夫，數年之後，因爲法國革命觀

念的影響，波蘭有了極大的變動。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人民議會採用了一個新的憲法。自由否決

權 (Libertum veto) 取消了；中央的權力加強了。五月三日的憲法把以前組織鬆弛的波蘭國家改

成了一個中央集權的新國家。立陶宛大公國就正式歸併於波蘭。在波蘭的發展上，這憲法是一個

大進步，但對於立陶宛和西部俄羅斯，這憲法就是暴烈的波蘭化政策的最高點。憲法只保護波蘭

公民的權利，卻毫不顧到立陶宛和俄羅斯人民的權利，於是它的頒布引起了波蘭的一次內戰。波

蘭保守派的貴族憎嫌着這憲法，就請求喀薩林出而干涉，於是俄羅斯派了軍隊到波蘭，占領了華

沙 (Warsaw)。一七九三年，波蘭就被第二次的瓜分了。俄羅斯取得極大部分的西部俄羅斯土地

——明斯克 (Minsk)，窩黎尼亞 (Volhynia) 的一部分，和波多利亞 (Podolia) (註三八)。普魯士

佔據了浦士耐 (Poznan)。其餘剩下的波蘭王國就不得不取消五月三日的憲法。一七九四年，在

華沙和克拉科地方發生了幾次變亂，這種變亂由波蘭的愛國志士所組織，他們抗議他們的國家

所受的慘痛。約有二千俄羅斯的駐防兵在晚上睡熟的時候給暴徒殺死了，於是駐防兵不得不退

卻。一個波蘭的革命政府在科斯修古 (T. Kosciuszko) 領導之下成立了 (註三九)。新政府就對普

魯士和俄羅斯宣戰，喀薩林就派遣了俄羅斯的最精良的軍隊由蘇瓦羅夫（A. V. Suvorov）督率着進攻波蘭。一七九四年，蘇瓦羅夫佔領了華沙郊外的普拉加（Praga）（註四〇）。從此波蘭就不再是一個自立的國家了。一七九五年的第三次瓜分，普魯士得到了麥若維亞（Mazowia）和華沙城，奧地利取得了小波蘭（Little Poland）和克拉科城；俄羅斯取得了庫爾蘭，立陶宛，和窩黎尼亞的西部——即住着俄羅斯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的地方。波蘭瓜分的結果，俄羅斯就重新取得了所有俄羅斯西部的領地（註四一）。

## 九

黑海問題的解決，在經濟上和外交上，都於俄羅斯有莫大的關係。祇有達到黑海並滅了克里米亞汗國纔能使南部俄羅斯免除了永久的危險，而這種危險是防礙俄羅斯的經濟發展的。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仍常兇惡地侵入烏克蘭。俄羅斯國家的擴展至黑海的自然邊界需要極大努力，並化去了十八世紀大部分的時間。安尼女皇時，政府依照莫斯科的老習慣，建築

了一個鞏固的堡壘。一七三一至三五年間，在聶伯河和北部頓河間的所謂烏克蘭堡壘造成了，沿着這堡壘駐紮有二十隊的邊防軍。聖安尼(St. Anno)礮臺即築在頓河的下遊(註四二)。

一七三六年，與土耳其開了戰。這對於俄羅斯是格外的負累，因為要從很遠的克里米亞和摩達維亞的地方趕去會戰是很困難的，但俄羅斯軍隊在慕尼克大將督率之下，卻接連的得勝，佔領倍勒科潑(Perekop)，阿加哥夫(Ochakov)，和阿速夫等地，更在斯坦福吉納(Stavuchany)與柯亭(Khotin)之戰得了勝利。但一七三九年柏爾格雷德(Belgrad)和約，對於這極大的努力，和俄羅斯在這次戰爭中的大勝利並沒有充分的報償。所有俄羅斯得到的祇有從布格河至泰甘洛格(Taganrog)的一塊草原。此外雙方同意把阿速夫的堡壘拆毀，並在俄羅斯和土耳其間設立一個中立地帶。並且俄羅斯也沒有取得在黑海上航行艦隊的權利。依利薩伯的政府用大規模武裝殖民的方法鞏固俄羅斯南部的邊界。一七五二年，一萬六千塞爾維亞人駐紮在聶伯河的右岸，組成二團。一七五九年，在盧干(Lugan)和巴克模特(Bakhmut)地方創立了新的塞爾維亞人的殖民地，殖民可以自由的領得土地。



喀薩林女皇第一次的土耳其之戰與一七六〇年的波蘭糾紛有關。當波蘭的騷動使俄羅斯軍隊引去之後，土耳其決定趁機報復，一七六八年，她就向俄羅斯宣戰。喀薩林雖然十分驚慌，但她卻能激起她的羣臣赴戰的熱情。一個海陸並進的勇敢策略計劃定了。陸軍由雷敏濟夫伯爵 (Count P. A. Rumiantzov) 率領着移向多瑙河，同時，派遣一隊戰艦出波羅的海繞過整個的歐洲而達地中海。一七七〇年，海陸軍前線都得了極大的勝利。雷敏濟夫兩次戰敗土耳其軍，同時海軍又佔領了愛琴海羣島 (Aegean archipelago)，土耳其軍艦毀於哲孫灣 (Bay of Chesme) 但俄羅斯的軍艦隊終沒有能通過韃勒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註四三)。

雖然俄羅斯的海陸軍都得了極大的勝利，但土耳其卻也沒有多大的損失。她並不求和，因之就必須繼續戰爭，直至一七七四年，纔在多瑙河附近的一個小村古吉克肯那志 (Kuchuk Kai-nardji) 結成和約。

這次和約的條款對於俄羅斯土耳其間的關係有莫大的重要，俄羅斯歸還了雷敏濟夫軍隊所佔領的摩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更放棄了愛琴海羣島，但她卻得到在黑海西北岸的布格及聶伯

河口，和頓河口及黑海東北岸的柯乞海峽。克里米亞人和阿速夫韃靼人被認爲脫離土耳其而獨立。俄羅斯的商人在土耳其得到特殊的權利。土耳其政府 (Sublime Porte) 更在一條條文中允許『保護基督教徒及他們的教堂，』同時，俄羅斯使臣有權和「蘇丹」商議關於正統教的教會事務。古吉克肯那志和約之後，從軍事和外交兩方面論，俄羅斯在黑海方面的勢力是十分鞏固了。

波騰金 (G. A. Potemkin) 當了『新俄羅斯領土』 (Novorossiysky Krai) 的首長，他在組織領土和發展富源方面，顯出他的非常的能力。一七七五年宅坡洛哥薩克人的堡砦的破壞和一七八三年的征服克里米亞，使南部俄羅斯就格外的鞏固。在克里米亞汗人的一次陰謀之後，俄羅斯應汗皇的請求，派遣軍隊至克里米亞。數年之後，在一七八六年，土耳其大都因爲受了英吉利外交上的影響，又向俄羅斯宣戰。瑞典以爲俄羅斯將調遣軍隊轉向南方，於是在一七八八年也向俄羅斯宣戰。普魯士同樣也想襲擊俄羅斯。女皇喀薩林第二看到她自己給許多敵人包圍住了，於是她表現出她的異常的鎮定和堅強的性質。瑞典軍艦在一七八八——八九年間對聖彼得堡所施的襲擊都被擊退。在黑海岸上的一次接戰之後，蘇瓦羅夫率領的俄羅斯軍隊就進展而超過普魯斯

河。蘇瓦羅夫於一七八九年在福克沙尼 (Fokshany) 和列密克 (Rymnik)，接連得勝，一七九〇年又猛攻下多瑙河上土耳其的主要堡壘伊士曼耳 (Ismail)。對於普魯士，喀薩林很適當的利用國際情勢，她指示着普魯士注意去對抗法蘭西，那時法國剛發生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時，就在一七九一年與土耳其簽了和約。俄羅斯沿着黑海和阿速夫海擴展她的領土（註四四）。克列米亞城仍留給俄羅斯，而宅坡洛哥薩克人從聶伯移殖在庫班地方的新領土。

## 十

前面已經說過，女皇喀薩林的登位得力於警衛軍官的一次叛亂。警衛軍從此就成爲一種「近衛」軍隊，他們有權解決俄羅斯的皇位，祇要他們認爲適當時。喀薩林登了王位之後，她就以增加她自己的專制權力，而不使自己受到外界的一切影響爲目的。她的趨向這目的，最初是盡力的增強她國家對內對外政策的發動權。依據她政治上的觀察，國家是俄羅斯教育和發展的主動力。其次，喀薩林想使皇權成爲俄羅斯各階級間利害爭鬪的全權處決的仲裁者。

在她一朝代之初，她就遇着貴族的政治上極力的反對。在她登位之前——彼得第三統治時——曾經通過一條法律，准予貴族人物有隨意在軍隊裏服務與否的權利。一七六二年的詔令也包含着承許於他們有利的政治上的特權。當喀薩林推翻了彼得第三後，她對於這種承許不得不加以考慮。同時，貴族又想預備計劃一個像一七三〇年樣的貴族院。喀薩林卻不同意採用這種計劃，於是到起了貴族間的普遍的不滿，接着發生了許多陰謀。於是她便決定以其他階級的政治野心來對抗貴族的政治野心。一七六七年，她召集了一個國民會議性質的委員會，訂立一種新的法規。這個委員會裏包含貴族，市民，和國家農民的代表，但是這個委員會卻因為貴族和市民代表間的衝突而分裂了。由喀薩林所發動，有一位較寬大的貴族提出修正關於佃奴法律的問題。這委員會於一七六八年解散，並沒有任何的議決案。

有一時期，公衆的意見，因第一次土耳其之戰所引起的對外政策問題而轉向了，後來，俄羅斯入了一個危難的時期。整個的東西部俄羅斯及伏爾加和烏拉的中部與下游他方都給哥薩克人和農民的叛變而騷動了，這次的叛變由蒲加赤夫（Finnolian Pugachov）領導着。他是一個不會

受過教育，不識字的哥薩克人，他自己宣稱他是從死裏逃出來的皇帝彼得第三，曾從死裏逃生。由他的名義，蒲加赤夫宣布廢除佃奴制。並且凡屬於產業主人的農民都改歸國有。他的運動在當時社會的不安寧中有很深的根柢，但因為沒有智慧的領導，終至陷於失敗。蒲加赤夫所集合的軍隊戰敗了。他們中間很少有軍官，因為軍官階級大概都忠於現存的統治者的。孤立的農民的叛亂就鎮平了。蒲加赤夫在逃亡中被捕，解到莫斯科，在一七七五年處了死刑。

蒲加赤夫的叛亂，有意外的政治上的結果。因為社會危險的影響，使女皇和貴族之間言歸於好。喀薩林宣布她自身是「第一地主。」貴族放棄了他們的政治上的反對，一七七五年頒布的法律在地方政府和朝廷裏給了他們許多選舉的席位作為酬報。此後貴族個人的及階級的特權，就在一七八五年的特別憲章中確定了（註四五）。

蒲加赤夫的叛亂，使許多俄羅斯的政治家明白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必要。於是就有一個新派組成，反對喀薩林的政策（註四六）。這派的領袖人物相信要增強皇權，必須限制佃奴的身分和貴族的特權。喀薩林的兒子保羅皇子（Tsarevich Paul）就是這派的中心人物（註四七）。這一個政治的

狀態就很和彼得大帝和亞歷西斯的相像。保羅皇子就很害怕着他自已要遭亞歷西斯的命運，事實上喀薩林也正預備了詔書剝奪他的繼承權，把她的孫兒——保羅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作為王位的繼承者。但她在一八九六年死去，竟沒有時間能實行她的計劃。

(註一)這時在高等階級中宗教的情感有一度的加強。

(註二)參看後面第三、五節，關於彼得的反對。

(註三)參見前面第五章第十節。

(註四)這事件，彼得祇有對於軍官官吏以及貴族們是做到的。

(註五)關於衛戍軍早先的起事見前第五章，第九節。

(註六)這是莫斯科在每次和瑞典戰爭中的習慣的調動。

(註七)Niemez (日耳曼)這個名辭在一般的談話中的意思，是指任何外國人。

(註八)馬徐泊計畫着要背棄彼得，早在一七〇七年和波蘭的新王萊辛斯基協議過了。

(註九)關於這點，奧德聯軍在歐戰時是仿效着查利的先例。

(註一〇)查利同時即從土耳其回轉到瑞典。

(註一一)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的和約，俄羅斯除因吉里亞外，失掉了彼得所

獲得的波羅的地方。

(註一二) 這些波羅的地方的俄羅斯王室的親戚後來給予俄羅斯以極大的苦惱，對於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常有很不利的影響。

(註一三) Collegia 是由會議掌理，並不是由各個行政官吏。

(註一四) 關於這點，彼得是追隨着恐怖的伊凡的途徑。參看前面第四章第六節。

(註一五) 一首『全喜劇與全醜劇會』(All-Comic and All-drunken Council) 是爲娛樂彼得而編制了，這是一首狂妄的關於教會儀式的詼諧詩。牠的主要角色是『羅馬教皇』和『教長』。

(註一六) 他的元配是洛布希娜 (Furokia Lopukhina)。

(註一七) 彼得的女兒安尼和依利薩伯 (Elizabeth) 都是他的繼室斯加朗斯加耶所生。

(註一八) 亞歷西斯皇子因爲神經的刺激和苦刑的結果，在執行死刑的幾小時前已死去了。

(註一九) 孟錫哥夫，托爾斯泰 (Count P. A. Tolstoy) 奧斯都門，以及其他。

(註二〇) 這次的憤激祇有貴族參與，並沒有影響到民衆。

(註二一) 在彼得統治時，貴族被強迫着在軍隊裏服務沒有時間的限制。

(註二二) 參看後面第七章第六節。

(註二三) 我們曾看到，這種情形正和第一次的最高機密諮議會，即彼得的勤勞貴族的統治階級的衰落相似。

(註二四)從此以後，法蘭西，英吉利，和日耳曼的勢力存留了，在朝廷裏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

(註二五)參看後面第九節這次戰爭的歷史。

(註二六)生爲德國人，安和爾特紹伯斯得(Anhalt-Zerbst)的公主。

(註二七)當俄羅斯哥薩克人在一六九七年佔領堪察加半島時，他們遇到了一個沉船上的殘餘的日本人，彼得就邀他

在莫斯科教授幾個俄羅斯孩子的日文。

(註二八)布林(Burin)條約，經一七二八年恰克圖條約所確定。

(註二九)這問題早已在一六四六年由提希尼夫(S. I. Dezhnev)決解了，但聖彼得堡方面卻沒有知道。

(註三〇)俄羅斯從額爾齊斯河的擴接至中東的嘗試也同樣沒有成功。

(註三一)達格斯敦(Daghestan)，細爾凡(Shirvan)，岐蘭(Gilan)，馮梯答爾，彼得死後，俄羅斯因爲防衛牠們的費用

太大，就捨上了這些獲得的地方。他們就都歸還了波斯(一七二九——三五年。)

(註三二)吉利吉思南接基華和不花刺的月即別人，東接準噶爾蒙古(Djungar-Mongolians)。

(註三三)這是和女皇依利薩伯朝代的俄羅斯政策相反。

(註三四)在喀薩林第二次和土耳其交戰的時候，奧地利是俄羅斯的同盟國。

(註三五)『武裝中立的法令』主張中立的船隻有入交戰國通商的權利，並輸入一切商品——除了武器和彈藥——

的權利。



(註三六) 十七世紀之末，十八世紀之初，在俄羅斯和波蘭發生外交上的親善(rapprochement)時，波蘭的正統教人民受波蘭化和強迫改奉天主教。

(註三七) 即人民中的非天主教的部分。

(註三八) 現在波蘭和蘇維埃聯邦的分界差不多和第二次瓜分的俄波分界相合。

(註三九) 奧古斯都(Stanislav Augustus)王被捕。

(註四〇) 科斯修古先前爲俄羅斯軍隊另一分隊的俘囚。

(註四一) 除了喀姆(Kholm)，加里西亞，烏克蘭俄羅斯，和蒲哥維那。

(註四二) 這個堡砦以後爲羅斯多夫的聖德密特利(St. Dmitri of Rostov)而改名，現在就稱爲頓河上的羅斯多夫(Rostov-on-the-Don)。

(註四三) 激動希臘人在摩利亞(Morea)地方對土耳其叛亂的計劃並沒有成功。土耳其人是極嚴酷地鎮平了叛徒，俄羅斯在摩利亞登岸的軍隊，弱不足以對抗土耳其。

(註四四) 聶斯德和布格諸河之口在西邊，在阿速夫海和庫班之間的一塊極潤大的土地。

(註四五) 同時，一個特權的憲章頒布到各城市裏。

(註四六) 這派可以稱爲保守的反對派。

(註四七) 保羅正式被認爲彼得第三和喀薩林的兒子。她自己在她的日記裏，卻說保羅的真正的父親，是她的倖臣薩爾

的哥夫(S. N. Saltykov)。但這必得注意，保羅的體格和心靈都很和彼得第三相像，即保羅的許多後人，也和彼得第三的許多祖先有相似之處。



## 第七章 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上半俄羅斯之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近代俄羅斯社會史上的顯著的事實，是她人口的極度激增。關於這點，俄羅斯僅次於美國，卻大大的超過所有歐洲的其他國家。十六、七世紀時，俄羅斯的人口計近一千五百萬，這個數目因為戰爭和革命而時有變動，但大體總還相同（註一）。十八世紀開始的二十五年中，人口並沒有增加；事實或者因為彼得朝代的艱困和不息的戰爭或有減少，亦未可知。一七二五年彼得死時，俄羅斯的人口約計千三百萬。十九世紀之初，總數增至四千萬，至十九世紀中葉，差不多達到了七千萬。這種人口的激增，一部分由於新土地的歸併於俄羅斯帝國，但也由於自然的增加。十八、九世紀時，大部的俄羅斯人民都住在農村，從事於農業，祇有一小部分的人住在城市裏。但都市的人民，

無論是絕對的數目或對於全人口的比例，卻是很快的增加。十八世紀之初，城市的人口僅有三二五、〇〇〇人，莫斯科佔二十萬，尚不及全人口數百分之三，至十九世紀中葉，城市人口增至三五〇〇、〇〇〇，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八。

## 二

十七世紀及其後的五十年中，耕種土地的面積大大的增加。不僅是農民的人數增多，並且農夫也侵佔了新的地面。這樣佔據的最重要的地面，是南部俄羅斯草原的黑土帶，這是在戰勝了黑海北岸之後墾植的。

但同時，工業的重要也有很快的增加。一七二五年，俄羅斯的工廠還不到二百家，十九世紀之初，差不多就有了二千五百家工廠，雇傭的工人達十萬人，至十九世紀中葉就有了一萬家工廠，五十萬工人。冶金和開礦從彼得大帝以後也日見重要。開採的主要金屬爲鐵、銅、鉛，以後更有金。自然科學的研究以及一七二六年科學研究院（Academy of Science）（註11）的成立，對於俄羅斯

國家開礦企業的發展曾有很大的影響。

重要工業之一種是羊毛布的製造，和十九世紀棉織品的製造。工業的擴張，農民手工業也同時發展，這主要是由於氣候的原因而產生的。長的冬天，尤其是在俄羅斯的北部，給予農民以利用他們的空閒時間從事家庭工業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工作很簡陋，所以並不需要任何複雜的機械。這種小工業的長成，還有些別的原因，工藝人熟悉農民市場上的需要，可以很快的供給他們。他們製造許多種的貨物——木器、車輪、雪橇、織物、駕馬具、刀和一些小的金屬物件。在整個的十九世紀，農民手工業繼續的發展着。

隨着農業與工業的進步，商業也發達了。十八世紀初，亞爾干日爾海口的商業進出，達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註三）。當商業轉移到聖彼得堡之後，亞爾干日爾的重要便減縮，到彼得第一朝代之末，牠的進出減縮到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同時聖彼得堡的商業增加到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里加的商業增加到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十八世紀中葉時俄羅斯外國商業每年的總額約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十九世紀初葉約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註四）。

十八世紀時，除了十七世紀時俄羅斯所供給世界上的貨物外，又加上各種的森林產物，和生鐵（註五）。十九世紀得到了南方的黑土帶之後，俄羅斯就開始輸出穀物。一七六〇年，這種出口達到七〇、〇〇〇夸脫（Quarterns），值八二二、〇〇〇盧布。十九世紀初，此項出口達二、二一八、〇〇〇『夸脫』值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之初，內陸的水道是改良了，主要的河道用運河連接着，但敷設鋪石道路的工作，直至一八一七年纔開始。一八一三年，俄羅斯的第一艘輪船在聖彼得堡造成，但在俄羅斯河裏的自由航行，三十年後始行准許。鐵道的建築於一八三五年首先計畫。最早的鐵道開築於聖彼得堡和柴斯科西羅（Tsarskoei-Selo）之間。它由一個私家的公司所建築，於一八三八年初次行駛。一八四二年，國家開始建築一條聯絡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鐵路。一八五一年，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間更開始有電報的交通。

俄羅斯帝國在其經濟生活的發展中，不得不考慮到當時俄羅斯國家的特異的社會構造。十六、七世紀時，莫斯科國家的社會與經濟的趨勢，到現在畢竟凝固化了。整個俄羅斯的經濟制度開始即受國家需要的統制。當時這些需要中的第一種，是一支永久的常備軍隊，牠的維持費用較之莫斯科的軍隊大得多。在彼得時常備軍人數達二十萬，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五，在十九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中，軍隊人數已達八十萬，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三。兵士不得不有軍器、衣服、和糧食，爲了這些所以必需有貨品和購買它們的金錢。國庫於是就成爲俄羅斯國內市場的一個最大的買主，也就是俄羅斯工業的一個最大的顧客。農業和工業生產品的供給國庫，成爲俄羅斯經濟週轉的典型方式。國家需要鐵，生鐵，和鋼供軍火的需用，因此獎勵了金屬工業。國家需要布匹做軍隊制服，因此也獎勵了布業工廠。國家需要大宗的穀物，肉類和其他的食品，供給軍隊之用，這就引起了大農村的組織——由大地主統治着的農村經濟。根據一七五八年的軍需法，這種大地主得到供給國家的農產需要的獨占權。軍隊的需要，更是彼得的財政改革的主因。在他死去的那一年，一七二五年，豫算中的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消費在海軍和陸軍上。爲彌補這種費用起

見，彼得提出了一種人頭稅。軍隊的經費約計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一宗款項分配給五百萬男子去擔負，每人每年須付八十可比（Kopeks）（註六）。

因為行政組織沒有完全發達，向各臣民的徵收人頭稅，便不能實現。因此政府就鼓勵農民公社（Obshchiny）的組織，政府直接同它們辦理財政事務。在私有地主的產業上，依着他們所擁有的『人』數而徵稅。因之它們就成了政府經濟的和財政的經紀人。但雖然這一切的努力，政府卻仍不能依市價而購買必需品（註七）。因此國家就不得不供給工廠和地主以低廉的勞力即佃奴。在十八世紀時，約有一百三十萬農民被強迫分配在工廠和地產裏。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時，差不多一半的俄羅斯經濟是以佃奴的勞力為基礎的。

## 四

十七世紀時，貴族地主在他們世襲的地產上大都是政府的軍事上的經紀人，反之，在十八世紀時，擁有土地的貴族認自己是政府的經濟上和財政上的經紀人。他們也負有行政上的責任，十



九世紀初，在一個政府官員的話裏說出。每個地主是一個『自由的警察。』地主尤其要負責從他們的產業裏供給軍隊的新兵。這種職務很足以說明十八世紀時，政府所以要鼓勵地主有管理農民的權威之原因。十八世紀的佃奴制度完全異於十七世紀，十七世紀的佃奴制度祇把農民固定於土地，但並不是把他隸於地主個人。我們已經看到（註八），這種對於農民的政策原是由於國家的需要而產生的。彼得大帝更甚於他的祖先，把佃奴制度看得很重要。但從他的朝代之初，佃奴就很快的變成奴隸，農民成爲不是繫於土地，而是繫於地主的了。其中的理由之一是因爲這種佃奴和以前的奴隸（Kholopy）的合併爲一個社會階層。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註九），在莫斯科國家裏，兼有佃奴和真正的奴隸，他們都沒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並不視爲個人，祇視爲一種動產。爲考慮到財政政策，彼得在創行人頭稅時，命令把奴隸和佃奴列在一起。地主兼繳這兩種奴隸的稅，因此，先有實行，而後就有了法律的規定，地主便得到統治這兩種人的全權。十八世紀中葉，地主得到處罰他們的佃奴充軍到西伯利亞的權利，並且法律還給予他們售賣佃奴的權利。雖然法律規定，地主不能濫用他們的懲罰權，但佃奴終於完全沒有保障了。（註一〇）佃奴又分做二種，一種是住

在地主家裏的『家佃奴』另一種是農夫。家佃奴的地位格外的困苦，他們是完全沒有保護的。農夫在平常比較的好些，因為他們的主人至少爲了他們的經濟上的價值而需要他們。產業的可耕種的土地，常分成二部，一部是主人自己的田，一部是農夫的田，在大地產裏，每村的農夫常組成一個分立的公社（Obshchina），有一個選舉出來的長者當着牠的領袖（註一一）。各佃奴的一切責任都由公社來分派。農夫的責任是繳付地租——這是俄羅斯北部諸省的習慣——或在每週規定日期在主人的田地裏工作，通常是三天。

十八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佃奴制達到了它的最充分的發展。此後政府就開始計劃修改這種制度了（註一二）。

## 五

因爲十八世紀時佃奴制的發達，及徵兵與軍需的流行制度，使政府依賴貴族。有時這種依賴是很不便利的，因爲在貴族之間常發生政治上的對抗（註一三）。所以在十九世紀上半，政府努力要

解放自己在軍事上的依賴於貴族。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就是亞歷山大第一所提出的所謂『軍隊的屯墾』(Military Settlement)。

這個計劃就是要軍隊自己擔負經濟上的維持並自己補充新兵。這可以由二種方法做到：或是把兵士移殖農村，使他們成爲農夫，或就使農夫成爲兵士，同時他們還仍舊做着農民。無論那一種，農兵的生活皆須受嚴格的訓練。軍隊的命令不但有權統轄軍事的教育，並也可以統轄到兵士的家事。這種軍事屯墾是軍隊社會主義的一種實驗(註一四)。

在太平生活中而應用嚴格的軍事訓練，使軍事屯墾生活成爲異常的艱苦，由於不時就發生可怕的騷動，屯墾制度常受到動搖。政府用十分殘忍的手段鎮壓騷動，並不放棄這種政策。亞歷山大第一朝代之末，有三分之一的俄羅斯軍隊，二十萬人以上，都遷移到軍隊屯墾區(註一五)。

## 六

這種軍隊屯墾是十八、九世紀時俄羅斯政府傾向於國家社會主義趨勢的最顯明的表現，此

外同時還發生一種趨於中等階級個人主義的相反的趨勢。從土地財產觀念的擴張，可以看出後一種運動的發展。我們已經看到，在早先莫斯科國家裏土地產業有二種的方式：世襲的產業（*Votchina*）和服務政府而佔有的執業產業（*Pomestia*）。十七世紀時，這二種方式實際上已合併成爲一種，因爲當時政府對於世襲產業和執業產業一樣的都需要服役，同時在另一方面，暫時的和有條件的享有，漸漸變成世襲的所有權了。十八世紀之初，這二種享有的方式最後由法律的規定合併爲一，依一七一四年的法律，採取了一種不動產的單純概念。

在彼得大帝或他的緊接的繼承者時，不動產的所有者對於他們的不動產都沒有完全的佔有。彼得和安尼的立法對於財產權都加以實質上的限制。地土權的名義歸於國家，任何人願意付一小筆款子給地主，便可以開拓牠。可以適用於造船艦的材料，也就宣告爲政府的產業。地主在他的土地上沒有斬伐大木的權利，犯者即被處死刑。這些例子都顯出了在十八世紀上半時候土地財產私有權受何等的限制，和國家干涉私人事業的範圍。僅到了這世紀的下半，纔聽到對於這種干涉的抗議，於一七八二年，喀薩林第二就取消了這種限制（註一六）。

這個立法所發生的力量，僅影響到貴族，因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私有土地財產的權利，已成為貴族的特權（註一七）。第二個發展現象是財產權的擴張到社會上其他的階級，一八〇一年，亞歷山大第一發出了一道諭旨，准許除佃奴外所有各階級都有擁有土地的權利（註一八）。

這是現代法制概念的進展中與創造中等階級新社會中之巨大的進步。一切階級——除了佃奴——的土地私有權的承認，證明俄羅斯社會的新團體得着完全的公民地位。一八三二年的俄羅斯法規（*Russian Code of Laws*）第十卷的專注於公民權利，大部即為拿破崙民法（*Code Civile*）的反響。第十卷的原則是與佃奴制度相矛盾的。

## 七

十八、十九世紀的社會變更，深切地影響到俄羅斯國家的豫算。人口及國家經濟的不息的增加使整個的豫算能有不斷的增漲，跟着豫算中各項目的相對的分量也發生了變動。軍隊的支出雖增多，牠對支出國家全部總數的比例卻減了，一七二五年的軍費佔了全部豫算的百分之六十

五，一八〇一年，這比例降至百分之五〇，一八五二年時更降至百分之四十二。這就可以說俄羅斯的豫算表是漸漸的成爲軍縮化了，因而也就大大的解除了政府對於維持軍費的擔憂。

人頭稅所得的款項在歲入的來源中減低了牠的重要性。一七二五年時，人頭稅占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四，一八〇一年祇占收入數的百分之三十，在一八五〇年祇占百分之二十四。牠主要的收入不是由直接稅，而是由間接稅得來——尤其是酒稅（註一九）。豫算的變更使以前的國家經濟制度失卻了牠的重要，而可使政府從事於整個社會制度的基本改造，這種整個社會制度的基本改造是由亞歷山大第二的改革開始的。

（註一）十八世紀之前，俄羅斯的人口，並沒有確實的調查。

（註二）參看後面第八章，第三節。

（註三）十七世紀的數目見第五章，第四節。

（註四）我們應當注意，十八世紀中葉盧布的價值，差不多是十九世紀初葉的兩倍。

（註五）參看前面第五章，第四節。

（註六）一七二五年的人頭稅佔歲入的百分之五十四。

(註七) 假定當時存在有一個自由買賣勞動的市場。

(註八) 第五章，第二節。

(註九) 見第四章，第六節。

(註一〇) 直至一八二七年纔通過了一條法律，保證佃奴可以得到足夠的土地；一八三三年，又通過了一條法律，禁止售賣人口，分散家庭。

(註一一) 這種選舉須由地主認可。

(註一二) 參看後面第九章，第三、五節。

(註一三) 參看前面第四章，第十節，和後面第十七章，第一節。

(註一四) 這是一九二〇年軍隊工人公社的先驅。參看後面第十七章第一節。

(註一五) 在尼可拉斯 (Nicholas) 朝時，這種軍隊屯墾的制度還仍存在，至亞歷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 始行終止。

(註一六) 就在這個時候，現代俄羅斯文中的『財產』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這字，首先見於俄羅斯的法律裏。

(註一七) 哥薩克的土地，和國家農民的土地，皆非個人所有。

(註一八) 從這個時候起，貴族的唯一剩餘的特權是在『居民』地裏的私有財產權——這就是說，擁有佃奴的土地。

(註一九) 一七二五年，間接稅占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在一八〇一年，約占百分之四十七。在一八五〇年占百分之五十

二。





## 第八章 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上半俄羅斯之精神文化

俄羅斯的歐洲化，開始於彼得時，主要為俄羅斯文化的脫離宗教而通俗化。在彼得以以前，教會在俄羅斯生活中佔着領袖的地位，這時卻很快的失去牠的重要性了。社會的上層階級在歐洲的影響之下已不需要教會，無論如何，教會已經確實失去文化生活的主要淵源的地位了。十八世紀時，俄羅斯社會裏的貴族和官吏階級受到了法國『啓明』精神的教化，他們崇拜伏爾泰（Voltaire）而不再尊重教會了。

在下層階級中，教會也已失去牠的原始意義。十八世紀時，『舊教儀派』分立之後，差不多俄羅斯北方一半的人民都脫離教會。這樣，正統教教會在十八世紀就失去一大部分的貴族階級和

一部分的商人及農民階級的扶助了。

前面已經指出，教會經彼得的改革，已屈從於國家之下，教會的管理成爲政府特殊一部的職務。新教會體制中的重要地位給與了輔助彼得改革者，如總主教潑魯柯普維區（Archbishop Theophan Prokopovich），他曾起草新的決定神聖教士會議的活動的『教規』由政府所任命的神聖教士會議的總管，對於教會事務差不多有完全的權力。十八世紀時，政府不再把教會尊視爲一個道德的權威，無論對於牠自己的活動或對於社會的勢力。它祇認爲對於下等階級的道德教育所必不可缺。

十八世紀末，保羅皇帝在位時，政府對於教會的態度有過一度變更。但保羅雖然承認教會的道德上的價值，但同時卻認牠是隸屬於他權力之下。他在一七九七年說過這樣的一條公式：『皇帝是教會的領袖。』這一條公式後來在尼古拉斯第一時把牠放進俄羅斯帝國的法律裏，作爲一條基本法的注釋。

在整個十八世紀中，政府毫不躊躇限制教會的物質權。牠的土地在一七六四年時給女皇喀

薩林第二俗化了，同時，許多修道院也被封閉。但當政府這樣對待教會而自己並不感到追悔時，他把教會的道德上的權威毀了，同時卻要民衆對教會服從。『舊教儀派』和那希望離開教會的分教派在大部分的十八世紀中受着政府的壓迫，但這種殘虐的手段當然不能阻止分立的擴大，及分派心的增長。

十八世紀末，『舊教儀派』的運動，不復是一個單一體而分裂成幾個獨立的支派。就本質而言是擁護舊教儀者反對尼康革新的一種反抗，但教會舊組織的分裂，卻促進『舊教儀派』走上更大改革的途徑。這樣必須決定一個選舉牧師的新方法。希臘正統教教會主張祇有監教能夠指派新的牧師，並且這牧師，不能把牠的職權移讓給別人。同時，『舊教儀派』是沒有監教的，在分裂之前所指派的牧師漸漸的都老了，死了，卻又沒有方法可以得到一個新的。『舊教儀派』中就沒有牧師了。這問題終究成爲『舊教儀派』的主要二派之間不和的根據，一派決定固執牠的守舊的信仰，任牠沒有牧師，另一派則要在俄羅斯之外尋求一位監教（註二）。

『舊教儀派』的分裂成若干派，僅爲俄羅斯教會反對派的許多弱點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其

他各種不同的派別之激增。俄羅斯的一個最古的教派鞭笞派『Khlysty』(這是第十三、四世紀間在歐洲盛行的一種教派，牠在英文裏稱做 Flagellants，這派的教徒自己用鞭打自己的身子以贖罪。)開始於十七世紀之初。鞭笞派是很神秘的，他們相信上帝有永久降生於人間的可能。他們拒斥正式的教會和牠的組織，更反對婚姻。他們組織了秘密的集會，想由他們精神恍惚的舞蹈把聖靈喚出。這種集會有時就以狂歡飲宴結束(註三)。

在另一極端——爲要求解除鞭笞派的黑暗的狀態——是十八世紀時發生於中央及南部俄羅斯的「精神的基督教」(Dukhobors)(註四)。十八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在當波佛(Taurobov)省的精神基督教派，產生了一種『福音基督教』派，他們接受了 Molokane 的名字，會徒在大齋日(Tyout)飲牛乳。這在正統教規律中是禁止的。

十九世紀以前，許多『舊教儀派』和分教派使許多商人和農民階級改奉他們的教。十九世紀初，在亞歷山大第一時，分教派，尤其是鞭笞派，開始深入高級社會中。亞歷山大第一時，在聖彼得堡地方，由高級社會的人物組成了鞭笞派的分枝(註五)。

前面已經說過，在十八世紀時，所有不從正統教的人常受政府的壓制（註六）。到了十八世紀下半，纔開始寬容『舊教儀派』，但分教派的壓迫直到十九世紀初亞歷山大第一時方纔終止。（註七）十九世紀中葉，尼古拉斯第一時，又發生了一次反動，政府又採用鎮壓離教者的政策。

## 二

十八世紀時，俄羅斯文化之由宗教而俗化，最初從教育方面可以看出。在早先莫斯科國家裏，教育是狹義的宗教性質的。彼得大帝在位時，爲了實際的需要，就產生一種新的教育制度，牠的目的在專爲海陸軍預備軍官。一七〇〇年他在莫斯科創辦了『算學航海學校』（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Navigation），聘了1個蘇格蘭人法華孫（Henry Farigwarson）主持。一七一五年，該校遷到聖彼得堡，改名海軍學院（Naval Academy）。學院的學員就成爲俄羅斯諸主要城市裏的算學學校的教員。孩子們在這些學校裏學習算術和幾何。彼得在位的最後幾年中，共有四十個這樣的學校，二十個學生，這些學生，一部分是他們自己志願投入的，其餘的是由兵士和公

務人員家族中強迫入學的。

彼得在位時，曾有創辦一個科學研究院（Academy）的計劃，目的在指導新的科學訓練。這計劃到一七二六年彼得死後方纔實現。第一批研究員是從外國邀來的，大都是日耳曼諸邦的。隨着他們同行的有八位學生在這研究院所開辦的大學校裏受業。但這個大學不久就關門了。研究院又開了一個高等學堂，裏面有許多俄羅斯兒童——大多是政府公務員和商人的孩子——受着他們的教育。貴族多願把他們的孩子送進陸軍士官學校（Cadet Corps），這校創辦於一七三〇年，是爲造就軍隊預備軍官而設的。在十八世紀下半，公衆的教育又有了進步。一七五五年，創辦了莫斯科大學。這是第一個真正的俄羅斯大學。在開辦的時候，教授大都是日耳曼人，但以後就也有俄羅斯人了。莫斯科大學有二個附屬的高等學校——一個是給貴族的孩子求學的，另一個是爲其他各階級的子弟而設。彼得在一七八二年召集了一個創立公衆學校委員會，委員會由一位由奧地利而來的塞爾維亞的教育家盛顧維得馬利伏（Jankevich de Miriovo）指導，定了一個發展俄羅斯公衆教育的計劃。各主要的城市裏要設高等學校，小城市裏要設小學校；但這個計劃

卻因爲經費不足而停頓了。支持這種學校的責任交給了預算額很少的地方政府的慈善局。在一八〇〇年，俄國一共有三百十五個學校，二萬學生，大部分都是商人和工匠的孩子。十九世紀初，一八〇二年時，更設立了一個公衆教育部，把俄羅斯分成六個教育區，每區有一個學監，最初這種職位的任命是很奏效的，這種改革也大大的助進教育的發展。根據計劃，每個教育區裏創辦一個大學；每個省會裏有一個高等學校；每縣（uyezd）有一所普通學校（註八）。這個計劃在亞歷山大第一王朝的末年，就實際的成功了，當時俄羅斯有六個大學校（註九），四十八個高等學校，三百三十七個普通學校。高等學校裏共有學生五、五〇〇人，普通學校的學生約有三〇、〇〇〇人。這種主要的進步，比之十八世紀的教育，並不在於小學的發達，毋寧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發達。私人的熱心，也幫助了政府的教育活動，如喀科佛大學（Kharkov University）的開辦。更有二個高等學校：一八〇五年創立於雅洛斯拉甫的地米杜夫法律學校（Demidov Law School）和一八二〇年在尼萃（Niezhin）地方俾巴洛喀親王（Prince Bezborodko）所創立的歷史言語學研究院（Historico-Philological Institute），都是由私人資財所開辦。尼古拉斯皇朝時，更開辦了許

多專科學校，其中如一八二八年時聖彼得堡的工學院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和一八四四年時莫斯科學院。許多高級的軍事學校也設立了，在尼古拉斯第一皇朝時，共有十一所。

## 三

科學研究院的組織，在大學校和普通學校的組織以前初看來似乎是一個完全不切實用的計劃；但它對於俄羅斯學術的發展，尤其是在算術和自然科學方面卻有極大的影響。當西方開始對於自然科學作特別精深的研究時，俄羅斯的科學家曾有一個組織的中心。研究院在十八世紀的學術界裏立刻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這研究院的最初的學員皆由外國人擔任，大多都是日耳曼諸邦的 (註10)，但不久就有了俄羅斯的博學者，其中有一位出衆的廣博的天才，羅孟諾沙夫 (M. V. Lomonosov)，他是俄羅斯北方的一個鄉村造船者的兒子，精通化學、物理、礦物學、歷史、言語學、和詩學。

科學研究院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們會測量過西伯利亞，並幫助一七三三年至一七



四三年的一次西伯利亞的大遠征(註一一)。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上半時，科學研究院指導俄羅斯學術發展的地位就衰落了(註一二)。

代替這研究院地位的新的文化勢力是俄羅斯各大學。十九世紀上半時，俄羅斯的最大的學者並不是一個研究員，而是一個喀山的一位大教學授，洛巴希夫斯基(N. I. Lobachevsky) 1793年一八五六年。他從一八一一年起開始教書，最初他的新思想在俄羅斯或外國都不能使他同時代的人瞭解，稍後他的創見纔爲人所明白。終於被人明白了。洛巴希夫斯基的心靈在算學史中是最多產之一。他用一種異於歐幾里得(Euclid)所假設的空間，創造了一種新的幾何學。

社會科學和歷史的研究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之初，並沒有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發展。科學研究院在十八世紀時，出了一位能幹的歷史文件的搜集者，密勒(G. F. Miller)他是一個歸化的德意志人。但是在這時期裏的些最大的俄羅斯歷史家並不是學術界中人。十八世紀時，俄羅斯的有一位歷史家是行政官吏；另一位是政治家；第三位是軍人。十九世紀時的重要的俄羅斯歷史家卡雷秦(N. M. Karazin 1766—1826)並不是任何學術社的社員。他的詳

盡的俄羅斯帝國史 (History of Russian Empire, 的出版——一八一六年初版——是俄羅斯精神生活中的一樁大事件。他的學問的廣闊以及他的根底的淵博，併合着熟練的文學上的表現。說者以爲卡雷秦的發現古俄羅斯，猶如哥倫布的發現美洲一樣。

在十八世紀之末和十九世紀上半，俄羅斯社會對於科學興趣之增厚的證據，可以從許多學會之創立中看出來。例如：一七六五年創立於聖彼得堡的『自由經濟學社』 (The Free Economic Society)；一七八二年創立於莫斯科的『友誼學術社』 (The Friendly Society of Learning) 和一八〇五年開設的『俄羅斯歷史考古社』 (The Society of Russian History and Antiquity) 和『實驗科學社』 (The Societ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私人組織科學研究的活動也有很大的重要。特別卓越的是十九世紀初大法官羅敏志夫伯爵 (Count. N. P. Rumiantsev) 的工作。他對於地理和歷史都有極大的興趣，由他的開創和負擔費用，輯成和出版了一部有價值的古俄羅斯文書彙編，他把他的錢捐助地理上的遠征，和歷史的研究。他和許多俄羅斯學者通信，對於他們的工作的瑣細事項都有興趣，並鼓勵他們作更精進的

活動。他所完成的彙編現在還儲在莫斯科的羅敏志夫博物院(Rumiantsev Museum)裏(註一三)。

#### 四

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之前，文學與藝術對於俄羅斯社會的上等和下等階級有同等的攝引力，因為這兩個人羣都有一種宗教的訓練。但情勢卻完全變更了。上等社會脫離了教會，於是教會的創造力同時也就大大的衰弱了。上等社會開始爲他們自己創造了一種新的藝術和文學，同時下等階級就失去他們以前所有美的生活中的領袖。到十九世紀中葉，新文學已爲俄羅斯大部的民衆所需要。『智識階級』和人民之間在文學上的隔絕漸漸的連合了。但在十八世紀之時，這種文學祇有城市裏受過教育的社會上的最高等的人羣——貴族和商人纔能享受。十八世紀的一位典型的『貴族詩人』是德謝文(G. R. Derzhavin)，在他有些詩達到了真正藝術的優美。十九世紀上半，產生了許多詩人和作家，其中如普式金(Pushkin)，勒蒙托夫(Lermontov)，和哥爾(Gogol)，他們都引動了許多的讀者。

普式金 (A. S. Pushkin 1799—1837) 被公允的，被稱爲『俄羅斯詩壇的太陽』是俄羅斯文學界的一位最大的天才。普式金所寫的東西大都是詩，因此他的價值在譯文中比俄羅斯散文作家的更難於爲人所傾賞，這一部分解釋了爲什麼他的作品在外國不大爲人知道。普式金有一個非常諧和的性格。他賦有一個銳利的光明的心。他能感受到而且表現出人類心靈中的最深奧的經驗和表現團體生活一樣。普式金對於歷史和當代政治問題，也感到極大的興趣，他的政治觀念會經過二個階程。從他少年時候，到亞歷山大第一王朝的後半，他充滿了對自由主義的同情（註一四）。在他生活的後段，尼古拉斯第一王朝時，他抱着穩健的保守的見解。但，不論是在他少年或晚年，他始終是一個極忠誠的人道主義者。有時，他在政界中和當時俄羅斯社會裏所特有的私人陰謀中覺得很無樂趣。最後他就被陰謀摧毀了，因爲要保衛他妻子的榮譽，他就在三十七歲時的一次決鬥中被殺死了。

勒蒙托夫 (1814—1841) 是一位卓越的詩人，但比起普式金是一位偏於一面的人物。他的一位祖先是蘇格蘭的冒險家，喬治雷蒙脫 (George Learmont)，於十七世紀時到俄國。勒蒙托夫

的詩很異奇地受拜倫 (Byron) 的影響，他的詩興的來源是高加索山和牠的自然的美景，山民的原始的風俗以及國家的不息的戰爭。勒蒙托夫曾當過俄羅斯軍隊的軍官，參加外高加索的戰爭（註一五）。他的最著名的詩『靈魔』 (The Demon) 就是在高加索地方寫的。靈魔是虛無和懷疑之精神，勒蒙托夫在少年時便已爲這精神所迷惑了。他和普式金一樣，死於一次決鬥中，年二十七歲。

哥哥爾 (1809—1852) 是烏克蘭人，他曾把許多烏克蘭字和成語輸入俄羅斯文字中。在他最初的小說裏，他揀取南部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事件做題材。以後他在他的喜劇政府的檢查員 (Revizor) 和他的小說死靈 (Dead Soul) 裏描寫着地主和官吏的情況。哥哥爾作品的特點是寫實和談諧。但在談諧之後，還伏着一個對人類社會的缺點而發的深刻的憂傷之感。這是含淚的嘻笑。由他的描寫外界的寫實，使人感到他的尋求精神的價值來做人生的真實基礎。

普式金，勒蒙托夫，和哥哥爾安下了建築的基石，後來的俄羅斯文學就建立在這上面的。

## 五

古俄羅斯的藝術倚賴教會比文學更甚。建築、圖書、音樂，最初都是供教會的需要。因此用樂器的音樂及雕刻術在古俄羅斯是很少發展的（註一六）。俄羅斯的藝術在十八世紀時仍是供教會之用，但宗教藝術已退爲一般發展的一支。

皇宮和都會及鄉村裏貴族住宅，成爲藝術家努力的主要對象。這一部分說明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的俄羅斯藝術的性質。爲迎合社會的風尚起見，就承受了西方的影響。一七五七年所創立的藝術研究院，在俄羅斯美術的發展中擔任了重要的任務，介紹西方藝術的技巧和理想。

西方的藝術家和畫家，其中有許多是意大利人和法蘭西人，由朝廷聘來建築並裝飾宮室和教堂。在俄羅斯工作的許多西方藝術家中，有著名的意大利人拉斯屈蘭列（Count V. V. Ras-

trelli）和蘇格蘭人坎麥綸（C. Cameron）。他們中有許多都歸化了俄羅斯，如十九世紀的羅錫（K. I. Rossi），應當視爲俄羅斯人。以後逐漸有俄羅斯本國的藝術家和建築家出現，這時期裏最

有天才的一位也許便是俾曾諾夫(V. I. Bazhenov)。新的建築，最初表現在新京聖彼得堡，及其四周的宮殿。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所好尚的建築格式是古典派，各種不同格式的圓柱成爲當時教會和非教會建築的重要部分。皇宮所採用的格式即爲貴族所做倣。在這時期裏許多貴族的產業都裝修了建築的傑作(註一七)。古典派的建築格式不久就適合於俄羅斯的環境，不復以爲希奇了。至十九世紀初，產生了這種格式的俄羅斯的變型，稱爲俄羅斯「帝國」式。

這時最著名的雕刻作品是在聖彼得堡的彼得大帝的紀念像，是由兩位法國雕刻師，福爾康奈(E. M. Falconnet)和珂洛脫(Marie-Anne Collot)雕成的。俄羅斯雕刻師他貢獻了幾塊聲名較遜的很好的刻石。蕭平(Shubin)的些半身像和馬托斯(I. P. Martos)的些紀念碑，都是有才能的作品。俄羅斯的雕刻和這時期的建築一樣，受了古典主義的鼓勵。珂士洛夫斯基(M. I. Kozlovsky)把蘇瓦羅夫將軍雕成一個年青的戰神(Mars)(註一八)，馬托斯也把明寧和布謝斯基雕作古羅馬的公民(註一九)。

許多著名的畫像家也出現了，其中如李維志基(D. G. Levitsky)，布洛維哥夫斯基(V. I.

Borovikovsky) 和吉不蘭斯基(O. A. Kiprensky) 更有一個大天才的風景畫家早死的謝屈靈(Shchedrin) 十九世紀的最著名的畫家是勃魯勞夫(K. P. Brullof)，他在一八三〇年畫成『龐貝的末日』(Last Day of Pompeii)，這是一幅緊張的嚴肅的畫圖，卻能引起極深的印象。比勃魯勞夫更重要，而工作更深奧的是伊凡諾夫(A. A. Ivanov)，他感受着深刻的宗教感情。他的圖畫『人民前之基督』(Christ Appearing before the People) 併合深刻的感情和高級的技巧。這幅畫的完成耗費了伊凡諾夫二十多年的工夫(一八三三——一八五五)。

## 六

十七世紀時，新的曲調從南方——基夫和希臘——傳進莫斯科教堂的教儀中。俄羅斯教堂在十七世紀之末已普遍的接受，祇有保持古代形式的『舊教儀派』則仍加以反對。

十八世紀時，教會歌曲受了意大利的影響。一個意大利的樂劇班曾在聖彼得堡表演，宮廷裏的歌者也參加這種歌舞隊。意大利的影響可以在這時期的俄羅斯的偏重精神的歌曲中看出。這



時期的最有名的，最有力的作曲家是巴尼安斯基 (D. S. Bortniansky 1751—1825)，他曾在聖彼得堡受過一位意大利教師的訓練，又在意大利留學。一七九六年，他被委任為宮廷歌隊的指導員。這一個歌隊在他沒有任命之前，就已達到高度的完美，所以巴尼安斯基就注意到選擇聲調，使全部達於至善之境。他在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地方尋求歌者，那裏人民的聲調是著名的。結果他得到了極大的成功（註二〇）。

十八世紀時，非教會的音樂——樂器的和口唱的——從西方流傳到俄羅斯。十八世紀的音樂在俄羅斯是當作一種娛樂，隨伴着宴會，跳舞會和各種的表演。許多地主模倣着宮廷，用他們的佃奴組織樂隊和唱歌班。一七三五年，安尼女皇在位時，邀請意大利的樂劇班參觀莫斯科。不久他們作了第一次的嘗試，組織一個俄羅斯的樂劇，將意大利的體例和俄羅斯的歌曲合併起來。十九世紀時，俄羅斯的音樂生活就更認真而有意義了。一八〇二年創立了俄羅斯愛樂社 (Russian Philharmonic Society)。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之後，許多愛國性的樂劇寫成了。音樂的教本，隨處可見了；認真的專門音樂家也增多了；音樂教育也改進了。

這種音樂的興趣和創造的氛圍造成了一個俄羅斯國家音樂的真正的創造者，格林加（M. J. Glinka 1803—1852）。他在俄羅斯音樂史中所占中心地位就像普式金在俄羅斯文學史中所占者一樣。他們是同時的人；格林加十分尊重普式金，把他的許多詩曲製成些伴音。他出身於斯摩稜斯克地方的一個貴族家庭裏，他第一次的音樂印象是由於傾聽他叔父的一班佃奴樂人的樂隊而得來。他從兒童時，就曾聽到鄉間所唱的俄羅斯通俗的歌曲，牠們對於他以後的工作有極大的影響。後來他在柏林研究，得到極高深音樂技藝的造詣，他完全用自己的意想作成一種俄羅斯的交響和樂劇的風俗。他寫了二篇樂劇，一八三六年寫的皇帝的人生（A Life for the Tsar）和一八四二年寫的羅斯侖和魯米拉（Ruslan and Ludmila），後者的樂旨出於普式金的一首詩，表現出一種卓越的東方幻想的色彩。

在格林加以後十年，產生了第二位俄羅斯大作曲家達哥米日斯基（A. S. Dargomyzhsky 1813—1869）。他是音樂的寫實主義和朗誦式的代表，他要尋求語言和音樂的完全合一。他自己說：『我希望聲調直接表現出文字。我希望真理。』他在這方面的最大成功是他的普式金的題旨

## 的樂劇石客 (The Stone Guest)

(註一) 羅斯多夫的總主教麥西維區 (Arseni Matssevich) 宣言反對這種政策，就被革去了職位，而禁錮在一座堡壘內，後來就死在那裏。

(註二) 僅在十九世紀時，他們在俄羅斯界域外蒲哥維那創立了一個監教區，蒲哥維那在十九世紀時為奧地利的一部，現在則包括在羅馬尼亞國內。

(註三) 鞭笞派大都牽涉到一般的性的放縱。拉斯布丁 (G. F. Rasputin) 在俄羅斯帝制改體的衰落中曾做着一個悲劇的腳色，他就是與鞭笞派有關的。

(註四) 在當波佛及業卡脫里諾斯拉夫 (Ekaterinoslav) 等省。

(註五) 這是拉斯布丁活動的先驅。

(註六) 南部俄羅斯的精神基督教派的領袖在一七九六年被判了焚刑，但尼古拉斯第二把這死刑改為放逐到西伯利亞。

(註七) 由於上議院議員陸比金 (Lopukin) 的忠告，陸比金於一八〇一年曾在一個南方政府裏考察過。

(註八) 各縣學校就是十八世紀創辦公衆學校委員會所設立。

(註九) 莫斯科，德潑脫 (Derpt)，維爾那，喀山，喀科佛，和聖彼得堡。德潑脫大學是日耳曼人的，直至十九世紀末。維爾那大學在一八三一年因波蘭反叛而停辦，以前是波蘭人的。代替這個大學的，是一八三三年在基夫開辦的一所俄羅斯

斯大學。

(註一〇) 其中有二位著名的科學家和算學家巴瑞伊列 (F. Bernouilli) 和歐勒 (L. Euler)。

(註一一) 參看前面第六章第六節。

(註一二) 科學研究院在十九世紀末又復佔了重要地位，參看後面第七章第六節。

(註一三) 蘇維埃政府把羅敏志夫博物院改名為列寧博物院 (Lenin Museum)，這真是一個漠視紀念羅敏志夫的不公正的舉動，因為他在俄羅斯學術發展中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註一四) 普式金曾接近了許多所謂『十二月黨人』 (Decembrists)，參看後面第九章第四節。

(註一五) 他爲了他的『普式金之死』 (On the Death of Pushkin) 一詩，詩中以這位詩人的死歸咎於宮廷中人，因而被罰遷徙到高加索地方。

(註一六) 參看前面第二章第六節。

(註一七) 這時俄羅斯的貴族采地的屋宇的設計和美國殖民地的格式相似，祇是前者是用石築造。

(註一八) 俄羅斯將軍的雕像現在聖彼得堡的戰神場上。關於蘇瓦羅夫，參看前面第六章第九節和第九章第一節。

(註一九) 一六一二年的英雄，在莫斯科的『紅場』參看前面第五章第一節。

(註二〇) 繼承巴尼安斯基指導這唱歌班的是勒伏夫 (A. F. Lvov)，俄羅斯國歌——的作者，一八三三年作。法蘭西寫曲家柏利益齊 (L. Berlioz)，當他聽到勒伏夫所指導的唱歌班的歌時，他認爲比羅馬教皇的唱歌班更加高明。

## 第九章 迄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對內對外政策之發展

一七九七年——一八五七年

### 一

保羅皇帝，在位五年，自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一年，在他接位時，懷着許多關於俄羅斯對內及對外政策的大計劃，但專制的心情，損害了所有實現這種計劃的努力。（註一）在他未登位前環繞着他的守舊派的計劃，起初是要獲得可以規定皇權的根本法，這計劃由一七九七年四月五日的法令而實行了。下面的幾種法律頒布了：皇位繼承法，關於皇室的法律（皇族內部的組織，）最後一道諭旨（ukaz），限制佃農對於地主的工作為每週三天。這最末一種的法律是欽定立法限制佃

奴地位的第一次認真的嘗試。(註二)同時，女皇喀薩林所給貴族的特權被停止了。(註三)保羅皇帝的政府更開始改革政府的各部，以個人領袖代替全體負責。

保羅皇帝的對外——尤其是關於黑海和地中海的——政策是很重的。女皇喀薩林的反土耳其政策使俄羅斯得到一部分的黑海海岸，這對於俄羅斯商業的發展和南方農業的興旺有極大的價值。同時可以依着完全新的方式和土耳其發生關係。保羅皇帝的政府利用這個機會，使牠的對外政策在俄羅斯外交史中佔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牠的主要原則，是不用戰爭，祇利用和土耳其的親善關係，把俄羅斯的勢力擴張到地中海的東部。一七九八年，俄羅斯和土耳其聯結了英吉利，奧地利，及尼布列登王國(Neapolitan Kingdom)一同對抗法蘭西，大家公共的目的是要抵抗法蘭西擴張領土的政策，這政策已經使瑞士，意大利南部，和伊奧尼亞羣島(Ionian Islands)(註四)在她的統治之下了。

一七九八年法蘭西派遣拿破崙將軍(General Napoleon Bonaparte)至埃及謀攫取往印度去的道路。俄羅斯和土耳其開了一個特別會議，採取聯合的行動。土耳其允許俄羅斯的戰艦

通過博斯破魯斯(Bosporus)和韃勒尼兩海峽，去會合其他國家的戰艦。烏謝喀夫(F. F. Usha-  
kov)海軍大將督率的俄羅斯黑海分艦隊聯合着一些土耳其軍艦調到亞得里安海。他把法蘭西  
人從伊奧尼亞島上趕走，就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共和國，名義上雖由土耳其保護，實際上都歸俄羅  
斯所統治。

烏謝喀夫在亞得里安海得到了極大的勢力。一七九九年，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請求  
向俄羅斯效忠。這樣，保羅皇帝的政策就在亞得里安海地方建立了一個鞏固的基礎，從此對於巴  
爾幹地方的正統教和斯拉夫人民的實際統治權就可以穩固了。保羅因為希望使俄羅斯的勢力  
更擴展到地中海起見，他就扶持當時稱做馬耳他武士(Maltese Knights)的擁有馬耳他(Mal-  
ta)島的聖約翰武士團。

地中海的海戰接着又是陸戰。保羅皇帝在一七九九年派了俄羅斯最有能力的將軍蘇瓦羅  
夫去援助奧地利。在很短的期間，蘇瓦羅夫在意大利戰敗了法蘭西，強迫他們的軍隊退到瑞士。最  
後蘇瓦羅夫經過了許多的困難，由聖哥沙特隘口(St. Gothard Pass)過了阿爾卑斯山進到瑞士。

蘇瓦羅夫的煊赫的活動並沒使奧地利怎樣的感激。於是保羅認清了奧地利和英吉利的自私，不願再做他們手中的傀儡，就和他們斷絕關係，俄羅斯開始和她新近的敵人，法蘭西，密切的親近了。保羅對從埃及回來的做法蘭西的最高行政長官的拿破崙發生了同情。

俄羅斯對於法蘭西政策的變更，並沒有牽動他與土耳其的關係。俄羅斯和土耳其依舊是同盟國，亞得里安海的基礎仍保留着，使俄羅斯政策在巴爾幹地方有更進的發展。和拿破崙的同盟，自然便與英吉利發生了裂痕，保羅就命令扣留所有在俄羅斯的英貨，更給頓河哥薩克人一條征伐印度的命令。但這祇證明了保羅的不平衡的心境。對頓河哥薩克人的命令毫無有事先的準備。連地圖也沒有，哥薩克人還沒達到俄羅斯的邊境，就在沙漠裏喪失了一半的馬匹。這樣不認真的行軍，其失敗是必然之理（註五）。

英國報復保羅的新政策是派遣不列顛的海軍至波羅的海。同時，在聖彼得堡的英國代表想利用保羅統治之下所激起的宮廷和官僚中的不滿，造成一次政變。這計劃是不難實現的。保羅在他不息的狂怒中所表現的瘋狂，使他周圍的人都喘喘自危。軍隊有一點錯誤，他就罰負責的軍官



充軍（註六）；政府最高的重要官員隨時會受黜職和失寵的處分（註七）。結果使高級的軍政官員，不住的更動。

在這些情形之下，廷臣和官吏由聖彼得堡軍事統領派倫伯爵（Count P. A. Pahlen）引導着共謀反抗保羅，實在是無足驚異的。一八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夜，保羅在他臥室中爲陰謀者暗殺而死。

新皇帝是保羅的兒子亞歷山大。他曾同意保羅的傾覆；卻沒有想到陰謀者之會用暗殺的手段。在他得到暗殺的消息之後，神經完全失去了常態。直至派倫伯爵說了帶有怒意的話後：『C'est assez faire l'enfant, allez regner』。（你是夠大了，可以去統治了，）纔回復了常態。

## 二

亞歷山大第一具有一個當時極大的政治見解，這種政見的力量可以從他對內和對外政策問題的判斷中表現出來。他的光明照耀着當時整個的外交界。他的心靈和品格的特點就是他能

作遠大的計劃，並且不使他周圍人的知道便已實行了。

他曾被認爲一個懦弱的人，時常變更他的政策，實則不然。他是非常堅執地去達到他的目標，祇是他並不像彼得大帝和他的勁敵拿破崙一樣用直接的手段幹去，他用一種紆曲的方法，即先把他自己的意思逐漸灌輸到他四周人們的心中，隨後就假說是依從他們的意見幹去。他對於他的聽衆有一種異常的誘惑能力。他尤其能夠引動婦人，所以就得到她們許多的幫助（註八）。但當時很少人看出了他的外交手段。（註九）

在亞歷山大王朝前半，即從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一五年時，他主要的外交活動是和拿破崙的鬭爭。這需要聯結許多次的同盟，有時和奧地利，有時和普魯士。同盟的關係，皆因和法西蘭結好而中斷，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第一次聯盟反抗拿破崙失敗之後，於一八〇七年訂結的爾西特和約（Peace of Tilsit）之時。這次鬭爭的最後決定，就是一八一二年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的一次巨大的決鬭，於是全歐聯合反拿破崙的組織告成，最後促成了拿破崙的傾覆。

亞歷山大找到一個大原則，作爲他和拿破崙鬭爭的根據。爲反對拿破崙的根據公民平等原

則的世界帝國的主張，亞歷山大提出了民族國家自由聯邦的意見。這意見很明白地表現在一八〇四年他給那派到英國去的特使那伏錫耳志夫（N. N. Novosiltsev）的訓令中。

但是亞歷山大並沒有能完全實現他的計劃，可是他和拿破崙的長期間的鬭爭，結果就造成了第一次的歐洲的國際聯盟——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註10）。

亞歷山大的聯盟總綱領的一部分，就是他對於斯拉夫民族的政策。在巴爾幹和波蘭的南部斯拉夫夫人須脫離土耳其，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統治，在亞歷山大領導之下。組成一個聯邦。這個意見是亞歷山大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以前的基本政策，但因為各種的事實，阻止了牠的實現。因為不能不與奧地利和普魯士訂結軍事同盟，所以在的爾西特和約以前，不能盡所欲言的提出波蘭問題，但南部斯拉夫的問題卻跟着俄羅斯對於地中海的政策而提出了。

保羅的地中海政策就是亞歷山大政策的根據。他在一八〇一年六月五日和英吉利訂結和約，由此俄羅斯就放棄了她的馬爾他的要求，這個放棄，使俄羅斯在地中海前線構成了一個實質

上的罅隙。但由整個局面而論，並沒有放棄了保羅的計劃。現在的要素就是伊奧尼亞羣島，成爲俄羅斯外交上和軍事上的中心事業了。（註一）一八〇五年九月，海軍大將珊尼文（Admiral D. N. Seniavin）督率着俄羅斯一小隊軍艦，自波羅的海出發。一八〇六年一月，他到了科府島（Corfu）。他就以伊奧尼亞島和門的內哥羅爲根據地，和法蘭西及土耳其的數量遠比他爲多的聯軍戰了一年有半。（註一二）

但，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和亞歷山大訂結的的爾西特和約，終於使俄羅斯在地中海的計劃完全毀壞了。伊奧尼亞島交給了法國。但亞歷山大卻沒有放棄保羅的希望，即與土耳其直接交涉，以實現俄羅斯人在巴爾幹和亞得里亞海的熱望，並改善巴爾幹斯拉夫人的生活。一八一二年，支加哥夫海軍大將（Admiral P. V. Chichgov）的代替庫圖佐夫（Kutuzov）爲俄羅斯，多瑙河俄軍的主將，就是爲了這個使命。但庫圖佐夫在支加哥夫未到之前，他還會有時間和土耳其議和，惟未曾訂立同盟。

的爾西特和約——在亞歷山大和拿破崙雙方都不是誠意的，雖然在這次的條約中雙方都

得到利益(註一三)——又給一八一三年的戰爭破壞了。這次的戰爭，由軍事技術上觀察，拿破崙是謹慎地準備了的。拿破崙向莫斯科的進攻在戰術上是極卓越的。(註一四)但因為俄羅斯總司令巴克壘·得·托利 (M. B. Barclay de Tolly) 和庫圖佐夫的退兵軍略，拿破崙並沒有能摧毀俄羅斯的軍隊。(註一五)

因為俄羅斯軍隊活動的力量還不會消失，而俄羅斯社會各階級更為一種強烈的愛國心的暴發所激動，拿破崙只有引起一次社會革命，纔可以征服俄羅斯。當時這種革命的因素，比一九一八年也許還要擴大得多，尤其因為有佃奴制的存在。在俄羅斯人民中，還有親眼看見過蒲加赤夫叛變的人活着。現在有人以為當時有些俄羅斯政治家害怕戰爭，尤其因為他們料到拿破崙會再引起一次同樣的變亂。如果他能做到這一步，他當然就會把俄羅斯完全歸他統治。

一八一二年時，在俄羅斯農民中，顯然的有很不安定的狀況。在新兵之中發生了幾次叛變。拿破崙並不想，也並不知道如何去利用這情勢。他左右更沒有一位列寧 (V. I. Lenin) 或一位托洛斯基 (L. D. Trotsky)。(註一六)但如果不發動一次社會革命，拿破崙決不能占領離他根據地

有數百英里之遙的莫斯科。於是不得不退卻。法國的兵士既受着飢寒，又遭着俄羅斯軍隊和別動隊的襲擊，就不免於潰散。俄羅斯社會認爲拿破崙的敗退是俄羅斯人在這次戰爭中的結束。此後的鬪爭，必須認爲是亞歷山大個人的主意。他是歐洲聯合反抗拿破崙的主腦，是所有軍事活動的主要指導人物。（註一七）經過一次苦戰之後終於把拿破崙的抵抗摧毀了，一八一四年夏季俄羅斯人和聯軍攻入了巴黎。（註一八）

亞歷山大王朝上半時的對外政策已擴張到了太平洋。一七九八年，保羅皇帝時，歇利柯夫的貿易公司（註一九）改組爲俄羅斯美利堅公司，同時得到商業的獨占權和在太平洋的俄羅斯殖民地掌理司法的權利。根據保羅所頒給的特許狀，公司董事長一定要是歇利柯夫（註二〇）家族中的一員。那時委任的是李才諾夫（N. P. Rezanov），但這公司的領袖卻是這公司的經理巴刺諾夫（A. A. Baranov）。

一八〇五年，諾瓦亞爾干日爾（Novo-Archangel）堡壘造成，成爲在阿拉斯加的俄羅斯產業的中心。巴刺諾夫並不以有了阿拉斯加爲滿足，他更謀遠大的計劃。一八一二年，他在加利福

尼亞(California)創立了一個俄羅斯的殖民地，夢想着要把太平洋變成俄羅斯海。一八一五年，派遣了遠征隊至夏威夷羣島(Hawaiian Islands)。但是這次的遠征隊卻失敗了(註二一)。他的向太平洋擴展的政策在他死後也就中輟。

### 三

與拿破崙不息的戰爭，卻並沒有完全引去了亞歷山大對於內政問題的注意。十八世紀時留下兩個有待在十九世紀中決解的問題——國家政治的改組與農民的境況。在亞歷山大第一王朝時，這二問題的解決都有相當的進步。國家構造的改組由兩條路着手：第一，政府許多部局的僚吏組織的改進；第二，為國家改組之根據的原則之局部的一致。

關於第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八〇二年的上議院和各部的重新組織。上議院原始是一個司法團體(註二二)各部的設置完成了保羅所創始的改革(註二三)。最後，準備法律的技能之改進也在一八一〇年由國會的創立而得到了。此外，更有各種影響地方政府的改革，這些改革如，一八一九

年俄羅斯土地的分成各省，歸總督統治；以及一八三三年，地方行政組織的改組，設置特殊的諮議會，作為總督的顧問。

第二點是關於國家憲政的改革。於是決定了許多改革的計劃。所有這些計劃的基本目的是把代議的政府應用到立法事務裏。這種設計受着英美或法蘭西政治經驗的影響（註二四）這裏必需提及那些一八〇九年斯柏倫斯基及一八一九——二〇年那伏錫耳志夫的計劃，前者稱為帝國憲法。根據斯柏倫斯基的計劃，代議團體——國會（State Duma）——由人民間接選出的代表組成。每縣選出一議會，每縣議會（Township Duma）選出代表一人至郡議會（County Duma），每郡議會選出代表一人至省議會（provincial Duma），由每省議會再選出一位代表至最高議會（imperial Duma）（註二五）。

除設置一個最高議會之外，另建議設置一個最高諮議會（imperial Council）。這種政治機關的主要職權是調和政府各機關的工作。諮議會在一八一〇年成立了，其餘的計劃卻沒有實行。

斯柏倫斯基計劃建築於中央集權國家的觀念之上。在另一方面，那伏錫耳志夫計劃的基本



觀念卻是要在俄羅斯帝國領土之內，建立一個聯邦的國家。這個計劃一部分是由美國的榜樣所引動的（註二六）。依照那伏錫耳志夫的計劃，俄羅斯帝國分成許多省或邦，他的基本觀念是要使原始的俄羅斯帝國和後來加入的各地一律平等——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權和特權的，如波羅的各省和頓河哥薩克人的區域，以及那些事實上是立憲國家的，如一八〇九年後的芬蘭，和由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而歸併的波蘭（註二七）。

依照那伏錫耳志夫計劃，（註二八）邊地各邦也得加入新聯邦帝國的各邦。這計劃，正和斯柏倫斯基的計劃一樣，並沒有實行，但在一八一九年，這種準備實行的步驟已在地方政府的改革採用過。那伏錫耳志夫的計劃直至一八二五年亞歷山大死時還沒有完全放棄，如果亞歷山大再繼續在位，也許會付之實行的。

亞歷山大的社會政策是很重要的。正如喀薩林第二時一樣（註二九），農民問題是亞歷山大手中對付貴族立憲派運動的一件武器。蒲加赤夫叛變的可怕的後果在十九世紀已被忘去了，貴族在政治上的反對又表現在一八〇二年的要求把上議院改爲貴族院（Council of Nobles），

和主張限制君權的事件中，在一八〇二年的關於上議院改組的諭旨中，亞歷山大並不依從貴族所主張的計劃，他只留給上議院以政治權威的虛影。這就是對於不合法的上諭，有抗議的權利（註三〇）。

當感到政府在傷害貴族特權時，上議院便想利用這一種抗議之權。一八〇二年十二月，陸軍總長的一個報告，經國務會承認可，並由皇帝批准了。這報告要求貴族在軍隊裏服務，沒有升到官長階級不能引退，除非他們至少已當十二年的准尉官。報告書即送往上議院頒布，幾天後，有一位上議院議員表示意見，說這新的條例觸礙貴族的基本特權（註三一）。一八〇三年一月底，上議院同意這個主張。三月，皇帝接待上議院議員的代表團，他冷淡地告訴他們，特別法制即將頒布。四月初，頒布了一道上諭旨宣稱，上議院的抗議權只限於一八〇二年以前的法律和諭旨。這年後所下的諭旨便要毫無條件地接受。

爲了答復上議院的要求並警告貴族，亞歷山大就提出了農民問題。一八〇三年三月四日他頒布了一個關於『自由地主』的諭旨。它是關於使佃奴解脫土地的規則；解放的給予，聽憑產業

主的自由意志。

這諭旨的實際的意義並不是很重大的，在牠頒布之後所解放的佃奴的總數不過五萬人左右，但在原則上卻是很重大的意義。貴族看到亞歷山大也許會給與農民以特權，藉以對抗貴族的特權。於是他們退讓了，亞歷山大在政治上的決鬪中仍保留勝利者的地位（註三二）。

自由地主的法律顯然祇是最初的步驟。亞歷山大對於農民問題必得要取更進的步驟，要不然政治的改革即無從進行。在波羅的各省，佃奴的解放在一八一九年實際上實行了。

#### 四

亞歷山大第一王朝後半期的內部改組，同時對外政策也發生了變動，新政策的中心因素是『神聖同盟』。牠的目的在統一歐洲各國的政策，它根據於一種宗教的基礎，即不問派別，使基督教國家趨於統一（註三三），這同盟不但規定各國間的對外關係，並且要鎮壓每一國家內部的騷動。在牠成立的最初幾年，神聖同盟曾聚集了好幾次的汎歐羅巴會議；一八一八年在亞琛（Aachen）；

一八二〇年，在特拉波 (Troppau)——在今沃柏瓦 (Opava)；一八二一年在來巴克 (Laibach)——在今求不介那 (Ljubljana)；一八二二年在梵羅那 (Verona)。這同盟在一個長時期內保持了會員國家之間的和平，從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五三年的四十年中，歐洲差不多沒有什麼重大的戰事發生。

同盟對於會員國家內部事件的政策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是在亞歷山大領導下的自由派，一是在奧地利大臣梅特涅 (Prince K. W. N. L. Metternich) 領導下的反動派。在牠成立的初年，自由派佔着優勝。一八一九——二〇年間是恐慌的時期（註三四）。隨後，反動派得到了勝利，於是神聖同盟就漸漸成爲各國王權殘自由派活動的總機關了。亞歷山大對梅特涅一再讓步。於是就有人說亞歷山大已完全失去了他獨立的見解。在希臘反抗土耳其統治的革命後所發生的事實似乎可以證實這一點。這次的革命於一八二一年發生，俄羅斯公衆的輿論要求對希臘人援助，但梅特涅在另一方面，以爲這祇是臣民對於他們合法的統治者蘇丹的反叛，根據這點，神聖同盟就表示反對扶助這次的革命。

亞歷山大不願對這由他自己的熱心而成立的同盟發生爭論，但他在這時期的外交卻表示要脫離這同盟，他向會員國家各別的請求同意（註三五）。

同時因爲有與土耳其作戰的可能，俄羅斯軍隊集中在南方。正在這新的外交和軍事政策之中，他在克里米亞地方得了熱病，就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死於泰甘洛格（註三六）。

## 五

亞歷山大的死幾乎了引起國內的一次革命。在他統治的下半期時，貴族和軍官之間有極度的不安，一八一三——一四年俄國軍隊之在歐洲戰爭中，俄羅斯軍隊佔有一個非常的地位，激發了軍官的愛國心。亞歷山大後來的政策，在他們多數看來，違反俄羅斯的利益。他對梅特涅的讓步受到極嚴重的批評。俄國在西班牙（Spain）和意大利的鎮壓平民活動的「警察」職務——這是在一八二一年後神聖同盟委託俄羅斯的——不能使俄羅斯的軍官表示同情。最後，拒絕援助希臘的革命更被認爲反背正統教教會的利益。此外，當時大家對於亞歷山大的所謂親近波蘭的

傾向懷着甚深的恐怖（註三七）。

這些原因驅使年青的軍官作政治的反對。在一八一五年不久後，以改組俄羅斯國內事務爲目的的祕密結社開始組成（註三八）。組成反對派的這種比較開明的俄國貴族，並沒有忘記歷史的教訓。所有祕密結社的計劃都包括廢除佃奴制和解決土地問題。在這些祕密結社之中，有兩個是特別重要的：由南方軍隊的軍官所組成而由陸軍上校彼斯德（Colonel P. I. Pestel）領導着的南方社（South Society），和聖彼得堡的北方社（North Society）。彼斯德所起草的一個俄羅斯未來憲法的計劃，稱爲俄羅斯正義（Russian Pravda）。彼斯德認爲俄羅斯未來的國家應當是一個集權的共和國，採取民主的甚至是社會主義的政策。他也承認在革命政府裏必需一個有權的獨裁者（註三九）。北方社由陸軍上校木拉威夫（Colonel N. M. Muraviev）計劃了一個憲法。這計劃以爲開明君主政治仍有保存可能，但個人的權利尤當重視。依照這個計劃，俄羅斯應採用聯邦政策（註四〇）。

這種祕密的結社期待了多年，等待一個開始他們活動的適當時機。亞歷山大的死，適當的時

機就到了，原因是因爲當時繼承的問題發生糾紛。依照一七九七年亞歷山大的繼位法，他死而無嗣。應該由他的兄弟君士坦丁（Constantine）接位，君士坦丁在一八一五年後任波蘭軍隊總司令之職。但君士坦丁無意接受這最高位置的責任和危險（註四二）。並且他並沒有娶一個王室的女子，根據一七九七年的法律，如果他有了孩子，也是不能繼承王位的。這種情形更足使皇位在君士坦丁的目中減少了誘惑性（註四三）。

因爲君士坦丁的請求，亞歷山大在一八二三年，簽了一條詔令，准許君士坦丁的不願承受王位，指定他的三弟尼古拉斯接他的位。不知是什麼緣故，亞歷山大並沒有公布了這條詔令，祇是把三張詔令封着，分貯了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註四三）。

亞歷山大死時，君士坦丁正在華沙，尼古拉斯在聖彼得堡。他們兩個都知道亞歷山大的詔令，但祇有君士坦丁照着做去。當他得到亞歷山大死的消息之後，他就命令他的在華沙的軍政及民政的官員宣誓忠順於新皇帝尼古拉斯，同時，在另一方面尼古拉斯在聖彼得堡卻不敢要求忠順於他自己，而命令他的官員宣誓忠順於君士坦丁皇帝（註四四）。

當時並沒有電報或鐵路，在聖彼得堡和華沙之間祇由驛馬聯絡着，所以這危急的情況拖延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亞歷山大的死耗直至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八日纔到聖彼得堡。二星期後，尼古拉斯和君士坦丁之間的通信纔告結果，君士坦丁重又堅決地拒絕接受王位。十二月二十六日指定爲宣誓忠心於尼古拉斯第一的日子，陰謀者就揀了這個時機發動政變（註四五）。他們說動了幾團兵士，說要求他們宣誓是不合法的，並且必須維持君士坦丁皇帝的權利，並要求一個憲法（註四六）。

叛徒佔據了上議院的方場，派去談判的人的斡旋都告失敗了。聖彼得堡的軍事總督，是一八一二年之戰的一個英雄，親自去和他們談判，也被殺死了。但叛徒們的行動顯然毫無計劃，他們自己局限在城的中央造成了一個方陣（註四七）。尼古拉斯就把剩餘的忠心的軍隊集合起來，在京城裏的幾處重要地方安了大礮（註四八）。黃昏時，就要求叛軍投降，當他們拒絕了之後，就用炸藥轟擊。方陣衝破了，叛徒們也就逃散。這次的反叛就立刻鎮平了（註四九）。

於是立刻開始從事逮捕和調查。一百二十人受審訊，其中有許多都是俄羅斯的主要貴族家



的人物。尼古拉斯減輕了法庭所判決的刑罰，但有五個囚犯被處絞刑——陸軍上校彼斯德也是其中的一個；三十一人罰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其餘的人或放逐到西伯利亞，或下了獄，刑期長短不等。

## 六

尼古拉斯第一很不像他的大哥亞歷山大。他有一種很樸素而簡單的性格，他的政治見解中，全無一點自由主義的氣味。他對於人民並沒有完全的缺乏外交的才能，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才力也是很有限的。他愛充國家的一個簡樸而誠實的官吏並公僕的角色。

他的政治上的智慧，最初是對於軍政及民政事件，作嚴格的訓練。尼古拉斯就像彼得大帝一樣，由一個『統制的』或『治安的』國家觀念引導着，但當然他的爲人遠沒有彼得那樣的能幹（註五〇）。尼古拉斯無疑的感到了在歷史的屏障前的責任，希望爲俄羅斯效勞，但他除了軍隊的事務外，並沒有受過旁的教育，所以他完全沒有擔任統治工作的準備（註五一）。不過他卻想參預政

府的所有各部。他並沒有一點他哥哥所抱的開明思想。他概括的不信任自由主義，因而終結了一切憲法改革的準備，同時取消了地方行政區域的新實驗。他的努力使俄羅斯政府和社會組織有所改進，也是不可否認的，他命令把『十二月黨』人認為應行實現的政府事業的改革方案製成大綱，仔細地把它們研究着。

在『十二月黨』人的目中，俄羅斯政治組織的最大缺點之一，就是缺乏一種有系統的法律，因而使法庭的訴訟手續異常紊亂。爲了要校正這個缺點，尼古拉斯召集了一個委員會，進行編纂法律，集成爲法例典規 (Свод Законов)。這個工作就交付了一位俄羅斯的大政治家而兼法學家的斯柏倫斯基 (註五二)。幾年的潛心工作，斯柏倫斯基發表了四十二卷的『俄羅斯法規大全』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Russian Laws)，依着頒行的年次，從一六四九年邁克洛維區皇帝的法典起，至尼古拉斯皇帝的登位止。以這個工作的基礎，一八三二年輯成了俄羅斯帝國的有系統的法例典規 (註五三)。這樣，在尼古拉斯第一之時就完成了喀薩林第二和亞歷山大第一都不曾成功的法律的編纂工作。

『十二月黨』人所提出的另一個重要的俄羅斯生活裏的缺點是佃奴制度。我們已經看到，在亞歷山大第一時，政府會怎樣認真的想廢除或至少是限制佃奴制。尼古拉斯繼續在這一方向工作。農民問題對於亞歷山大和尼古拉斯，在他們反對貴族的鬭爭中都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在『十二月黨』人的活動——這原是一種貴族的活動——之後，尼古拉斯就終身的懷疑着貴族的政治陰謀。

尼古拉斯第一時，採用了許多的方策來限制佃奴制度。其中之一是一八二七年的法律，禁止沒有足夠土地維持農民生計的人購買農民；另一種是一八三三年的法律，禁止售賣人口分散家庭。政府的動機，在於想統制地主的利用農民勞力。一八四二年宣布的關於農民附着土地的法律，與這個目的相契。它規定地主明定農民的義務（註五四）。關於佃奴課地主以固定責任的企圖，祇在俄羅斯某幾個特殊區域裏實行了。在波蘭王國一八四六年採用了所謂「目表」（*tablas*）（註五五）；在西南諸省，在一八五三年也採用了『目錄』（*inventorios*）的規制（註五六）。每樁事件都趨向於佃奴制的一般的改革，但改革的實現卻還有待於下一朝。

『十二月黨』所提出的俄羅斯政府組織的另一惡弊是財政的紊亂，和因為亞歷山大時長期戰爭的結果而致紙幣膨脹所造成的盧布跌價。尼古拉斯的財政改革，由他的財政大臣堪克林 (F. F. Kankrin) 所完成。他採行的第一個方法，是維持一穩定的盧布對三個半紙盧布的比價，以穩定一八三九年的紙幣的價值。接着，發行新的有金準備並維持着均一比價的通貨，舊的鈔票就由國庫收買。

尼古拉斯一方面由實現國家的司法與行政機關的改革，和接受十二月黨人的若干關於社會與經濟事件的建議，以滿足十二月黨人的期望，另一方面他重行確定了專制政治的原則。所有自由主義的表示皆嚴厲地加以取締。印刷是受限制的，大學處於嚴密的監督之下，最高裁判所組立了一個『第三』部，專負鎮壓政治騷動的職責。這個特殊的團體稱做憲兵隊 (gendarmérie)。任何軍民官員，無論其才具是如何優長，祇須稍有一點政治上的不可靠的嫌疑，他的前程，就從此告畢。結果，高級的能幹的軍官和民政官吏的人數就大大的減少。任何有獨立政見的人，都受着逮捕充軍的威脅。屬於國粹派 (Slavophile) 的一位卓越的保守的政治思想家，撒馬林 (George

F. Samarin) 爲了反對波羅的諸省的日耳黨，在一八五一年時受到短期的監禁。青年作家杜思陀夫斯基 (F. M. Dostoiévsky) 一個第一流的天才，因爲加入了一個研究法蘭西社會主義的團體，在一八四八年被放逐至西伯利亞。

尼古拉斯第一的這種制度是嚴厲地執行着，毫無上訴的權利。當克里米亞之戰中，俄羅斯軍隊的潰敗顯出了牠的貧弱，牠的創造者是再不能使牠繼續存在下去了（註五七）。

## 七

尼古拉斯第一的對外政策像他的對內政策一樣，採用同樣的穩健的原則。他的對外政策的基本觀念是正統主義，因之他反對一切自由主義的和革命的運動。但他對外政策中第一次發動——一八二八——二九年的俄土之戰——卻並不和這原則完全相符。他的扶助希臘的革命，卻並不由他的對外政策的一般原則所引導，而由俄羅斯在巴爾幹的外交的傳統目標所推動。並且這次的戰爭，在前一朝就已準備着了。尼古拉斯實在本於惰性順從着他哥哥所決定的路線（註五

八)。一八二七年，俄羅斯，英吉利，以及法蘭西同意了援助希臘，一八二七年秋，俄，英，法聯軍在那瓦里諾 (Navarino) 地方殲滅了土、埃聯合軍艦。這次的直接結果，就造成了一八二八——二九年的俄羅斯和土耳其間的戰爭(註五九)。

根據亞歷山大皇帝的計劃，調遣波蘭的軍隊至巴爾幹參加這次的戰爭，因為這次戰爭的目的是要解放南部的斯拉夫人。但君士坦丁大公不允許把波蘭的軍隊派往巴爾幹。但他終於派遣了一個波蘭軍官的特務團，作為波蘭參加戰爭的象徵。這個戰爭在一八二八年進行得十分的緩滯，至第二年内俄羅斯總司令狄彼奇將軍 (General I. I. Diebitsch) 纔在庫里夫志 (Kuljevich) 向土耳其作有力的攻擊，攻入了巴爾幹。同時帕斯絮維赤將軍 (General I. F. Paskévich) 在高加索前線占領了埃爾斯倫 (Erzerum)。土耳其就不得不在亞得里雅那堡媾和。依據和議的條約，俄羅斯占有多瑙河口及整個黑海沿岸至波提 (Poli) 為止。希臘獲得了獨立，塞爾利亞，摩達維亞，瓦拉幾亞等多瑙河流域的侯邦都得到了自治權。

亞得里雅那堡和議條件的和平，使歐洲的外交家都感到了驚詫。這並不是懦弱或謬誤的結

果，而是遠見和強固的成績。這是保羅皇帝與土耳其親善政策的繼續。亞得里雅那堡和約的平和，在幾年後收取了土耳其和俄羅斯之間的著名的溫岐阿斯揆勒西和約（Treaty of Unkiar-Skelessi）的結果。亞得里雅那堡和議的幾年之後，土耳其看到她自己的內亂將會使她國家分裂。埃及的總督（Pasha）美支曼·愛里（Mechemet-Ali）起而反抗蘇丹，他的兒子易白拉希謨（Ibrahim）戰敗了蘇丹的軍隊。土耳其靠了俄羅斯的干涉纔得到解救。俄國派遣木拉威夫將軍督率了一小隊兵士至博斯破魯斯守衛君士坦丁堡以抵禦埃及的軍隊。

木拉威夫將軍是尼古拉斯朝中一位最卓越的軍人。他學習了許多東方國家的語言，準備他自己在東方的活動，因之他就能不用譯者直接與本地人通話。他這次博斯破魯斯遠征的結果，就訂結了溫岐阿·斯揆勒西條約，這條約使俄羅斯站在土耳其的保護者的地位之上。這條約在條款中包括的要點是：封鎖博斯破魯斯和韃勒尼爾海峽，土耳其和俄羅斯外各國的軍艦皆不得通過。溫岐阿·斯揆勒西條約是俄羅斯外交上的一個大勝利，但她並沒有利用條約的利益。同年，尼古拉斯皇帝在閔城格拉扎（Munchengrätz）和普魯士，奧地利所訂的協定中把自己縛住了。他

捨離了法蘭西和英吉利，把這些國家的代表造成了他對君士坦丁堡政策的公開敵人。

甚至在溫岐阿·斯揆勒西條約締結之前，尼古拉斯曾有過表示他對外交政策的真正性質的機會。這是一八三〇年六月法蘭西的革命，這次革命推翻了波旁族(Bourbons)的合法權力，而代以較開明的君主路易腓烈普(Louis-Philippe of Orleans)。尼古拉斯決定加以干涉，幫助波旁族，準備調遣軍隊至萊因(Rhine)流域。但，這次的干涉卻因波蘭發生革命而被阻止了。這次的叛亂，不能由尼古拉斯的對波蘭政策來解釋，因為雖然他從不同情於憲政原則，但他是特別謹慎地維持着波蘭的國家憲章。但尼古拉斯所採取的國家主義政策，使波蘭人看清了在亞歷山大王朝時還有希望的把立陶宛和俄羅斯西部地方歸入波境，現在是絕對無望了。波蘭的叛亂經過了一年的苦戰，至一八三一年纔告鎮平。波蘭的憲法於是就廢止了。一八三二年的組織法(The Organic Statute) 祇留給了波蘭很少的一些政治上的特權。這樣，和俄羅斯初意相反，把一大部分的波蘭土地併吞了。這使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對於波蘭問題的見解格外的變得雜亂了。

一八四八——四九年，當整個的歐洲大陸給一次新的革命波動搖撼之時，尼古拉斯又第二



次的表現出他的反動的對外政策。這一次，他實際參預了鎮壓革命的工作。他接受了奧地利年青的約瑟（Francis Joseph）皇帝私人的請求，在一八四九年就派遣十萬大軍隊由帕斯絜維赤將軍督率着去鎮壓匈牙利反抗奧地利的叛亂。帕斯絜維赤不久就使匈牙利的軍隊被迫求降。奧地利因而保全了。奧地利大臣許華曾保格（Prince F. L. J. F. Schwarzenberg）立刻採取防止俄羅斯過度影響奧地利以後政策的步驟。他的言論是很著名的：『奧地利將以她的忘恩負義而使世界驚詫。』當國際事件發生一個新轉變之時，這樣的一個機會就來了。

早在一八四〇年的，就不難看出俄國和英法兩國對於東方問題會發生完全的決裂（註六〇）。一八四八年的法蘭西革命，完全破壞了俄法間的邦交。當法蘭西共和國改變為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的帝國時，情形並沒有改善。另一方面，拿破崙希望用一種有力的對外政策，加強他在國內的權勢。爲了他的希望吸引法蘭西天主教徒站在他的一邊起見，他就要求土耳其給予在聖地的天主教徒以特權。伯利恆（Bethlehem）教會之鑰匙就從國教的希臘人手裏交給了天主教會。尼古拉斯，根據一七七四年古吉克肯那志條約的規定，以土耳其天主教徒的保護人資格，要求

重新確立國教教會的特權。在蘇丹拒絕之後，他就派遣軍隊到在蘇丹宗主權下的摩達維亞和瓦拉幾亞自治侯國。

一八五三年秋，土耳其對俄宣戰。十一月，俄羅斯的黑海分艦隊在西諾普（Sinope）毀滅了土耳其的艦隊。隨後，英法的艦隊開進了黑海，俄國和西歐諸國之間發生了一道裂痕。沙地尼亞（Sardinia）接着也加入了英法的聯合。當奧地利要求俄國放棄摩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侯國時，俄國的地位就很爲難。這是許華曾保格所預言的奧地利忘恩負義之開端。尼古拉斯忍受了這個要求，因爲他認爲俄國並未準備兼與奧地利作戰，尤其因爲那時普魯士對俄正抱着敵視的態度。

俄羅斯軍事計劃的基礎，即在多瑙河作戰，現在已變爲不可能了。俄羅斯軍隊的主兵，不能不調回防衛俄羅斯的邊境，以備奧地利與普魯士的可能的攻擊。同時，俄羅斯的海軍抵抗不住俄國所無從比起的英法聯合艦隊（註六一）。一八五四年秋，同盟國的軍隊在歐巴托里亞（Eupatoria）附近的克里米亞地方登陸，向塞佛斯股波爾進攻。這城倉卒間由托旦利文將軍（General E. I. Todtleben）築了堡壘防守着，俄羅斯的軍隊封鎖了港口，阻住英法艦隊的闖入。塞佛斯脫波爾的

圍攻就開始了。如果帕斯絮維赤同意從在俄羅斯邊境防備奧地利的主力軍隊調遣援軍，這城或許可以保全，但帕斯絮維赤不同意冒這樣的險。

一八五五年三月二日，皇帝尼古拉斯第一去世，但他兒子亞歷山大的登位，並沒有變動軍事的原來計劃。塞佛斯脫波爾事實上不管單獨的自行作戰。一八五五年九月八日，法國占領了馬拉科夫礮臺 (Fort Malakoff) —— 塞佛斯脫波爾堡壘的關鍵。於是俄羅斯軍隊就離開為該堡壘主要部分的南岸越橋而守北岸。

塞佛斯脫波爾陷後，俄羅斯軍隊在高加索前線卻得了勝利。木拉威夫將軍突擊占領了土耳其其所視為不能攻取的喀斯 (Kars) 礮臺(註六二)。

一八五六年初，由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邀請，俄國和她敵方之間開始作和議的談判。所訂的巴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極不利於俄羅斯。俄羅斯把喀斯交換取回了塞佛斯脫波爾，但失掉了在黑海駐留艦隊的權利。博斯破魯斯和韃靼海峽封鎖，任何各國的軍艦都不能通過。最後，俄羅斯放棄了對於在土耳其國內國教人民的獨占的保護權，所有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受列強所保

護。

尼古拉斯的對外政策就這樣的以一個完全的慘敗結束了。俄羅斯的軍威滅了。她對歐洲事務所發生的非常的影響從此而告終結。這是對國家自尊心的一大打擊。她在克里米亞的戰敗，也就是促成亞歷山大第二所實現的許多對內改革的原因之一。

(註一) 保羅登位的時候，心裏無疑是病態地不平衡的。

(註二) 關於佃奴工作三天的諭旨，並無實際的重要性，因為政府並沒有足夠的官吏來保障這條法律的實施。但在原則上卻是有極大的意義。

(註三) 同時，給予城市的特權也取消了。

(註四) 伊奧尼亞羣島居住着些正統教的希臘人，自中世紀來就歸屬於威尼斯。

(註五) 頓河哥薩克人在保羅暗殺後立刻奉命調回。

(註六) 在保羅皇朝中，有二萬軍官及民政官吏受流放的處分。

(註七) 保羅常說，『在俄羅斯，誰和我談話的就是偉大的，但祇有在我和他談話的剎那之間。』

(註八) 亞歷山大和普魯士女皇路易士 (Louise) 的『浪漫的交誼，』幫助着他使普魯士服從他的政策。

(註九) 因之就有『亞歷山大像針一樣的尖銳，像薙刀一樣的鋒利，像海泡一樣的虛幻』的控狀，拿破崙就指他像一個

(註一〇)神聖同盟後來變做一個皇帝對抗人民的反動結合，但它原來——而尤其是在牠的創始者亞歷山大的眼光裏——並沒有這種性質。

(註一一)一八〇三——一八〇四年伊奧尼亞羣島的憲法，是亞歷山大的開明的國際政策的一種實驗。

(註一二)一八〇六年來，土耳其對俄宣戰。一八〇七年六月珊尼文在愛琴海音不洛斯島(Imbros)附近戰敗土耳其的艦隊。

(註一三)因為的爾西特的條約，使俄羅斯能與瑞典解決爭執，一八〇八——一八〇九年，俄瑞戰爭的結果，芬蘭歸併於俄羅斯。

(註一四)從這一點上觀察，拿破崙確實比德國威廉皇帝(Empereur William)在歐戰時的成功尤大。

(註一五)俄羅斯軍隊戰術的精良，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註一六)一八一二年之戰以前，一個俄羅斯政治家的領袖，『亞歷山大的右手』，斯柏倫斯基(Count M. M. Speransky)的無理由的，不公正的逮捕和充軍，是由於俄羅斯的統治階級害怕拿破崙有一個能在俄羅斯發動革命的人物。

(註一七)實際上，這次戰爭的主要組織是俄羅斯將軍巴克壘·得·托利，他是蘇格蘭族的一個子孫，庫圖佐夫在一八一三年初，法蘭西給俄羅斯擊退後便去世了。

(註一八)一八一五年，拿破崙的軍隊在他從厄爾巴 (Elba) 回來之後，俄羅斯軍隊還未到滑鐵盧 (Waterloo) 之前，便給不列顛人和普魯士人戰敗了。

(註一九)見前第六章第七節。

(註二〇)歌利柯夫於一七九六年去世。

(註二一)一八一八年巴刺諾夫告老，在他回轉俄羅斯時，過巽他海峽 (Sunda Straits) 死於俄羅斯美利堅公司裏的一隻舟中，依照當時的習慣，就埋葬於海中。

(註二二)上議院的改組，沿用這個方針，至一八六四年亞歷山大第二的司法的改革乃告完成。

(註二三)見前第一節。

(註二四)那伏錫耳志夫是受英美影響的代表，正如斯柏倫斯基受法蘭西影響的代表一樣。

(註二五)這個計劃在一百年後遂為蘇維埃選舉制度的基礎。

(註二六)除了關於聯邦制的書籍的影響，還有人的影響。一八〇六年，亞歷山大皇帝曾和美國哲斐孫總統 (President Jefferson) 直接通函討論美國政府結構的問題。

(註二七)一八〇七年，由的爾西特和約，拿破崙——借取了亞歷山大的意思——把十八世紀瓜分波蘭時奧地利和普魯士所奪得的土地以外的波蘭，設置了華沙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Warsaw)。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失敗後，俄羅斯軍隊佔據了華沙大公國，根據維也納會議的決議，這大公國大部的土地就歸併於俄羅斯，一部分則歸

還給普魯士和奧地利。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亞歷山大批准了波蘭的一宗憲法，這是當時歐洲的最開明的憲法。

(註二八) 起草了一個調和那伏錫爾志夫計劃與一八一五年波蘭憲法的草案。

(註二九) 參看前面第六章第十節。

(註三〇) 和十八世紀法蘭西議會抗議案 (droit de remontrance) 的性質有些相同。

(註三一) 保羅所停止的特許狀在亞歷山大登位時就被重新承認。

(註三二) 此後，貴族希望採行的實際政治計劃，就不得不把解決農民問題包括在內。這是在亞歷山大第一王朝末時由

「十二月黨」所實行的。參看後面第五節。

(註三三) 這個同盟，所有歐洲的統治者，除了羅馬教皇和土耳其的蘇丹外，一起加入。

(註三四) 亞歷山大甚以釋放監禁在聖赫勒拿 (St. Helena) 的拿破崙相威脅。

(註三五) 梅特涅想利用一八二三年法蘭西斯 (Francis) 和亞歷山大兩皇帝在徹納夫次基 (Chernovtsky) 相會

時，以俄羅斯和奧地利的直接談判，防止亞歷山大的脫離同盟。這樣的企圖能否造成永久的結果，實可懷疑。

(註三六) 亞歷山大的突然的死，在一般稗史中說他並沒有真的死去，祇是矯裝為進香者而逃脫了。在許多年之後，有一

個老人出現於西伯利亞地方，托名為顧士米 (Fedor Kuzmich)，一般稗史說這老人就是亞歷山大。實則，顧士

米是一個神秘的人物，他或許是一個俄羅斯最高貴族的後裔，或是保羅皇帝的一個私生子。他的避世的原因，卻

沒有人知道。

(註三七) 亞歷山大在一八一八年波蘭第一次人民議會開幕時的演說，被視為波蘭將得到俄羅斯十八世紀時所取得的西部地方的明徵。

(註三八) 這種結社的組織一部分受了共濟社 (Masonic lodges) 的影響，並且和牠們很有些關係。

(註三九) 對於這些事件，彼斯德是法蘭西雅各賓黨 (Jacobins) 的門徒，並且是列寧的先驅。

(註四〇) 木拉威夫的憲法是受了美國憲法的直接影響而草成的。

(註四一) 就像亞歷山大一樣，君士坦丁也聽到一些軍官的反對運動。

(註四二) 君士坦丁娶的是一個波蘭女子。

(註四三) 其原因之一或許就是害怕激怒軍官促起變叛，亞歷山大希望由頒布那伏錫爾志的憲法計劃以阻止這一種的變叛。尼古拉斯因為接近，並同情於普魯士——他曾娶了一個普魯士的公主——，以及他思想的守舊，在軍官中聲望極劣。

(註四四) 聖彼得堡的軍事總督曾報告尼古拉斯他在警衛軍官中之不孚衆望。

(註四五) 因為這個原故，參加這次運動的就稱做『十二月黨』人 (Decembrists)。

(註四六) 當時有一個笑話，那些頭腦簡單的兵士以『憲法』 (Constitution) 就是君士坦丁的妻子的名字。

(註四七) 依照這次叛亂的領袖們的決定，指定警衛軍的陸軍上校托洛彼志谷親王 (Colonel Prince S. P. Tru-



betaskoy) 做首領，但他在這次反叛中並沒有到場。

(註四八) 叛黨並沒有戰隊。

(註四九) 俄羅斯南方軍隊的謀反也告失敗。

(註五〇) 尼古拉斯同時的大詩人，普式金說他：他只有自己的特性，全無彼得大帝的氣質。

(註五一) 因為在一八二三年前他還不是繼位者。

(註五二) 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斯柏倫斯基在一八一二年受了充軍的處分。在亞歷山大王朝下半時，准許斯柏倫斯基加入各省的文官服務：在一八二一——二二年間他任西伯利亞的總督，後來就允許反歸聖彼得堡，但是沒有以前那樣重要的地位了。尼古拉斯委任他為審理「十二月黨」人的一個裁判官，以試驗他的是否忠順。

(註五三) 這法規於一八四二年再版，一八五七年第三版。

(註五四) 這法規像早前一八〇三年的「自由地主」法一樣，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效果。

(註五五) 這法律是因為鑒於奧地利加利西亞農民的叛亂而通過的。

(註五六) 「月表」就像「目錄」都是敘明農民義務的表格。

(註五七) 尼古拉斯第一死於克里米亞之戰中，——一八五五年三月二日——表面上是受了寒，但實在的是因為神經的疲憊。更有流言說他是自己服毒死的。

(註五八) 也許還因為他希望由一次國外的戰爭，改變俄羅斯社會對於「十二月黨」人叛亂所引起的注意。

(註五九) 這次戰爭之前，俄羅斯曾因波斯人侵入外高加索與波斯發生戰爭。這次的戰爭，俄羅斯占了勝利。結果就併吞

了亞美尼亞，阿刺克栖 (Arax) 之北——包括埃里溫 (Erivan) 城。

(註六〇) 雖然在一八四一年曾互相一致過。

(註六一) 俄羅斯艦隊包含的是航船，同盟國的艦隊卻有許多汽船。

(註六二) 俄羅斯在一八二九年曾占領喀斯，但因亞得里雅那堡和約歸還了土耳其。



國家圖書館



002439875

